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二下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敳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史全文卷十二下

宋神宗三

庚申元豐三年春正月辛巳詔改國子監直講為太學博士每經二人 癸未增國子監歲賜錢萬五千緡以國子監言歲費錢三萬七千緡而所入纔二萬三千緡也 二月辛丑命輔臣祈雨 詔改諸王宫侍講為講書 三月乙丑工部侍郎平章事吳充罷為吏部尚書

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宫使　己丑上以慈聖光獻故大推恩於曹氏且欲以佾為正中書令吕公著言非所以寵外戚上曰褒寵外戚誠非國家美事顧以慈聖光獻有功於宗社宜優恤其家爾公著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等數事而已上深以為然時王中正宋用臣等任事故公著假此以諷上既退薛向歎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浹背

夏四月乙未吴充卒世譏充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而

不能勇退云　詔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畧尉繚子李靖問對等書鏤板行之　戊申御史臺言奉詔復置六察察在京官司令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等隸吏察戶部三司及司農寺等隸戶察刑部大理寺審刑院等隸刑察兵部武學等隸兵察禮祠部太常寺等隸禮察少府將作等隸工察從之　辛酉增國子監歲賜錢六千緡　五月乙丑編修學制所言奉旨立勢要及國子監生太學官親屬許不以鄉貫就開封

應舉之法臣等看詳監以國子為名而無國子教養之實恐未稱朝廷建學育士之意乞應清要官親戚並令入監聽讀以二百人為額解發毋過四十人從之　六月戊戌詔宗室教授並兼大小兩學廣親睦親北宅二員餘各一員　秋七月癸未是夜彗出西北太微垣郎位南在軫丙戌詔以星變自今月戊子避正殿減常膳中外臣寮並許直言朝政闕失　八月罷諸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　戊申劉几等言太常大樂鍾磬凡三等

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之樂其聲太高比太祖皇帝所嘗言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黃鍾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微下及鑄大鍾或譏其聲弇鬱因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鍾磬擇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別製從之

戊午彗滅初七月癸未彗出於軫長丈丙戌出於翼戌

子長三尺是月庚子出於張三十六日乃没　九月乙亥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禄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禄大夫左右丞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給事中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太中大夫秘書監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夫六曹郎中為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為朝請朝

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為朝散郎司諫為朝奉郎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秘書殿中丞為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為宣德郎光禄衛尉寺將作監丞為宣義郎大理評事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為承奉郎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又言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待制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太中大夫止承

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至朝請大夫止候朝議大夫有闕次補其朝議大夫以七十員為額選人磨勘並依尚書吏部法遷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禄令並以職事官俸賜禄科舊數與今新定官請給對擬定並從之

乙酉舒國公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荆國公　罷議樂修樂局其范鎮令降勑奬諭鎮初召對為上言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

定黄鍾而几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及是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　十一月己丑朔翰林天文院言日食雲陰不見又言巳時六刻雲間見日不及所食分數　壬子直龍圖閣勾當三班院曾鞏議經費曰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較之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

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郊之費皆一倍於景德誠詔有司案尋載籍而講求其故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者省蓋半矣已而再上議曰案國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乃總四千二百有餘至于今乃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歲歲有增未見其止臣畧考其入官之由具於别記以

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臣之所知者三班也
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
試加考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
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使國家富盛如此則
何為而不成上頗嘉納之　十二月甲子詔應遷官除
授者並即寄禄官除大兩省待制以上至太中大夫餘
官至朝請大夫並通磨勘進士八年餘十年一遷所理
年月自降指揮日為始自官制行以舊少卿監為朝議

大夫諸衛監為中散大夫秘書監為中大夫故事兩制以上轉官至前行郎中即超轉諫議大夫前行郎中於階官為朝請大夫諫議大夫於階官為太中大夫而兩制磨勘者舊不轉衛監即於今制不當轉此三階又舊制朝議大夫止以七十員為額餘官轉至朝請大夫即須俟有闕方許次補至是因有司申明乃降是詔其大兩省待制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磨勘理三年承務郎以上至朝請大夫理四年自如舊制　丁卯中大

夫集賢院學士蘇頌知滄州頌入辭因言母老畏寒須
春上道上曰御毋誰氏頌曰龍圖閣直學士陳從易女
上曰天聖間侍從耶頌曰臣外祖天聖間以直昭文館
知廣州罷還不市南物輦俸餘錢過嶺仁宗聞之即日
擢知制誥上曰清過於馬援矣頌到滄數月召還判吏
部

辛酉元豐四年春正月中書禮房請令進士於本經論
語孟子大義論策之外加律義一道省試二道武舉止

試孫吳大義及策從之　三月甲辰翰林學士承議郎張璪為參知政事先是王珪嘗三薦璪不用珪曰璪果賢陛下未嘗用以為不賢讒也臣恐士弗得進矣臣為宰相三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上喜曰宰相當如是朕姑試卿卿德不回朕復何慮　夏五月戊申詔河東河北路轉運司尋訪程嬰公孫杵臼墳廟所在以承議郎吳處厚言二人保全趙孤乞加封爵故也詔嬰封成信侯杵臼封忠智侯　六月甲子有上書乞審擇守令

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之衆至千餘人其才性難以徧知惟立法於此使象之於彼從之則為是背之則為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也如漢黄霸妄為條教以干名譽在所當治而反增秩賜金夫家自為政人自為俗先王之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惟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戊辰詔聞河北飛蝗極盛漸已南來速令開封府界提舉司京東南西路轉運司遣官督捕　己卯洪州言知

州觀文殿學士王韶卒韶為人麤獷用兵頗有方畧然熙河所奏多欺誕軍以首級為功韶交親皆楚人多依韶以求仕韶分屬諸將諸將畜降羌老弱或殺與其首以應命既病疽發皆洞見五藏亦其報也　壬午詔陜西緣邊諸路累報夏國大集兵須至廣為之備以种諤為鄜延路經畧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畧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諤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而來耳上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括上初議

西討知樞密院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切

上意旣決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上曰吾以屬李

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士大夫誰肯為用上

不悅他日又對曰今五路並進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

必為亂上諭以其無人同知樞密院呂公著進曰旣無

其人不若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　秋七月丁亥權發

遣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準詔以陝西博買蕃部馬并粮

草欲專以茶博買馬以綵帛博買粮穀及以茶馬併為

一司令臣具經久利害臣竊聞昔時亦是用茶折馬價雖兼用金帛等亦從其便近歲始專用銀絹及錢鈔等況賣茶買馬事實相須今提舉買馬官通管茶場實為職務相濟從之　詔斬四方館使韓存寶於瀘州先是存寶經制瀘州夷賊無功時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八月庚申史館修撰曾鞏兼同判大常寺詔鞏專典史事更不預修兩朝史上曰修史最為難事如魯史亦止備録國事待孔子然後筆削司馬遷才足以

周物猶止記君臣善惡之迹為實録而已王珪曰近修
唐書褒貶亦甚無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亂以一天下如
房魏之徒宋祁歐陽輩尚不能闚其淺深及所以成就
功業之實為史官者才不足以過其一代之人不若實
録事迹以待賢人去取褒貶爾　九月丙申熙河路都
大經制司言九月乙酉收復蘭州李憲又言乞建蘭州
為帥府以鎮洮為列郡並從之　己亥宰臣王珪上國
朝會要二百卷仁宗時修會要自建隆至慶歷四年一

百五十卷熙寧初珪請續之凡十二年乃成止熙寧十年通舊增損成三百卷　冬十月种諤破米脂寨援軍捷書至羣臣稱賀　辛巳史館修撰曾鞏言臣修定五朝國史要見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嘗有名位或素在丘園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勲勞或貢獻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誌行狀紀述或他人為作傳記之類今所修國史須當收采載述恐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乞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

史博加求訪有子孫者延致詢問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或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為庸寫校正其嘗任兩府兩制臺諫之家家至詢訪各限一月發送史局并中書編集累朝文字及樞密院機要文字并累朝御札詔副本送本局以備討論從之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辛丑環慶涇原兵去靈州初高遵裕攻圍靈州十有八日不能下粮道且絕賊決七級渠以灌我師潰死者甚衆先是有詔輒班

師者族城久不下遵裕曰活兩路生靈得罪死無所恨遂班師　十二月先是知樞密院孫固乞罷西師既而既出無功上諭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於是固又言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始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獨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要不可赦乞誅之不從

壬戌元豐五年春二月兩浙路轉運司言知潤州鞠真卿侮法專威上曰刺史縣令治民為最近漢自刺史有入為三公者蓋重其任耳今之藩郡不過數十往往多

不得人則縣令可知也自今更宜謹擇　乙亥分命輔臣祈雨　三月乙酉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言聞道塗洶洶以賣鹽為患望稍變法以便民又上書云陛下所立新法本以為民為民有倍稱之息故與之貸錢為民有破產之患故與之免役為民無聯屬之任故教伍保為民有積貨之不售故設市易皆良法也行之數年天下訟之法弊而民病色色有之其於役法尤甚又言蹇周輔元立鹽法以救淡食之民於今民間積鹽

不售以致怨嗟賣既不行月錢欠負追呼刑責將滿江西其勢若此則安居之民轉為盜賊其將奈何上批劉誼職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特勒停　司天監言四月朔日當食於寅詔自己亥易服避正殿減常膳其日百司守職　乙巳御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黄裳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五百九十三人　夏四月壬子朔雲陰日不見食　知開封府王安禮言三院獄空揭諸府門遼使過見歎息稱為

異事上曰昔由余聘秦觀政內史廖輩從容俎豆以奪其謀者秦有人也安禮留意吏事能駭動外夷於古無愧矣　壬戌崇文殿校書楊完編類元豐以來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成三十卷以進　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講義曰建官之制不惟其名而惟其實不惟其官而惟其人君子觀元豐五年官制之成左右僕射之名初正也而以王珪蔡確為之則有忝於左右僕射之名矣觀政和三年官名之正太宰少宰之名初立也

而以何執中蔡京為之則有忝於太宰少宰之名矣

甲戌詔中書五月朔行官制知定州章惇守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張璪守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議郎蒲宗孟為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翰林學士朝奉郎王安禮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翰林學士承議郎李清臣試吏部尚書尋詔清臣特遷朝奉大夫 通直郎館閣校勘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王震試右司員外郎於是開天章閣初用官制除拜詔震及雍從輔臣執筆入記聖語面授

以左右司仍使自書時論榮之　詔自今更不除餘職見帶館職人依舊如除職事官校理以上轉一官校勘減磨勘三年校書減二年並罷所帶職　丁丑同知樞密院呂公著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始議五路舉兵伐夏公著諫不聽尋上表求罷上封還其奏及西師無功公著言外議皆謂王中正宜正典刑於是用李憲策將圖再舉公著又固諫上不悅會章惇自定州召爲門下侍郎公著因乞代惇守邊章繼上乃有是命　又李舜舉

入奏上意悟欲罷西師公著入辭上慰勞之曰卿不當居外行且召卿矣　五月手詔朝廷議更官制本欲覈正吏治非徒膠古希奇而已此命官置司修講逾年逮令頒行尚爽條理其詳定官恐須益得深曉文法之人御史中丞徐禧可同詳定官制如頃所論體統令以此意著為定令蓋上嘗論蘇綽建復官制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悉分為六曹財賦如一令先自京師候推排有序即監司州縣皆可施行矣　王珪言故事中書進熟進

草唯執政書押令官制門下省給事中獨許書畫黃而不得書草舒亶疑之因以為請上曰造令行令職分宜別給事中不當書草著為令　三省言九寺三監分隸六曹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監職事或分屬諸曹豈可專有所隸宜曰九寺三監於六曹隨事統屬著為令　上以命令稽緩語輔臣頗悔改官制蔡確等慮上意遂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禄比舊月省俸錢二萬餘貫上意遽止　詔尚書六曹分隸六察　上謂輔

臣曰雖周之盛時亦以為才難唯能以道汎觀不拘流品隨才任使則取人之路廣茍不稱職便可黜逐不可謂已與之官禄反以係吝而難於用法如臣下有勞朝廷見知雖有過失亦當寛貸故律有議賢議勞之法亦周之八柄詔王之遺意然有司議罪自當守官誅宥則繫主斷如此則用人之道無難矣　六月甲寅修兩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　上批昨據李憲奏進置堡障以為駐兵討賊之地近李舜舉奏財粮未備朝廷以舜舉

所言忠實可聽信已罷深入攻取之策若賊犯邊自當應敵掩擊先是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慙　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上曰

三省體均中書省擬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茍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先是官制所莫能究其分省設官之意乃釐中書門下尚書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紛然無統紀至是上一言遂定　上臨御久羣臣俯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說時因奏事有被詰責者王安禮進說曰陛下固聖矣而左右輔弼宜擇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則朝廷尊至於論事茍取容悅偷為一切之計而已人主將何便於此上

善其言　戊午宰臣王珪言天聖中修眞宗正史成別錄三朝寶訓以備省覽今當修仁宗英宗兩朝寶訓詔祕書省著作局依例修進差林希曾鞏　詔尚書省得彈奏六察御史失職　壬申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於至細章

惇曰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日萬幾上曰知幾至難惟聖賢為能圖於未形所以無智名勇功其次於其幾兆而圖之則易為力其下事至於著見而謀之故用力多而見功寡章惇又曰善師者不陳蓋圖之未兆耳上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但人不能知彗孛示人事甚直猶如語言顧今無深曉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則能消伏王珪曰天象既如此必至於用兵此亦數也上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能正厥事雖必至於用兵可以無

悔矣　秋七月上因論刑曰先王之肉刑蓋不可廢至漢文帝罷之若革秦之敝欲休養生民則可矣如格以先王之法則不得為無失三代之時民有疆井分别圻域彰善癉惡人重遷徙故以流為重後世之民遷徙不常而流不足治也故用加役流又未足懲也故有刺配猶未足以待故又有遠近之别蓋先王教化明習俗成則肉刑不為過也　戊子鄜延路計議邊事徐禧等言銀州故城形勢不便當遷築於永樂埭上自永樂埭至

長城嶺置六寨自背罔川至布娘堡置六堡從之　八月癸丑詔三省樞密院秘書殿中内侍入内内侍省聽御史長官及言事御史彈糾先是置監察隨所隷察省曹寺監而三省至内侍省無所隷故以長官言事御史察之　九月甲申永樂城成以兵四千人守之　丙戌徐禧李舜舉復入永樂城丁亥賊三十萬衆攻城遂圍城戊戌永樂城陷禧及舜舉俱死稷為亂兵所殺曲珍及王湛李浦逃歸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或言禧實不

死有自虜還者嘗見之　冬十月戊申朔李稙种諤沈括奏永樂城陷漢蕃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没上涕泣悲憤為之不食早朝對輔臣慟哭莫敢仰視既而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何嘗有言在内惟吕公著在外惟趙卨嘗言用兵不是好事耳自是之後上始知邊臣不可信亦厭兵事無意西伐矣　壬申詔户部右曹於京東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發常平錢八百

萬緡輸元豐庫自熙寧以前諸道榷酤場率以酬衙前之陪備官費者至熙寧行役乃罷收酒場聽民增直以雇取其價以給衙前時有坊場錢至元豐初法既久儲積贏羨司農請歲發坊場百萬緡輸中都三年遂於寺南作元豐庫貯之幾百楹凡錢帛之隷諸司非度支所主輸之數益廣欲以待非常之用焉 十一月戊寅朔上謂輔臣曰御史分察中都官事已多矣又令察舉四方將何以責治辦且於體統非是可罷御史察諸路官

司如有不職令言事御史彈奏著為令

癸亥元豐六年春正月甲申白虹貫日　甲午詔諸路提點刑獄司各置檢法官一員　丙辰熙河蘭會鈐轄王文郁知蘭州代李浩西賊之圍蘭州數十萬衆奄至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全合肥也堅請不已浩許之乃募死士百餘夜縋而下持短刀突之賊衆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云　二月甲子三省言御史臺

六察案官以二年為一任欲置簿各書其糾劾之多寡當否為殿最歲終條具取旨陞黜事重者隨事取旨從之 夏四月辛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种諤卒自熙寧初諤首興邊事後再討西夏皆諤始謀卒致永樂之敗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給事中韓忠彦等以職事對上顧謂曰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立法而不足以盡事不可以立法也蓋立法者未善耳又曰著法者欲簡於立文詳於該事 壬申御邇英閣

蔡卞講周禮至司市上謂卞曰先王建官治市獨如此其詳何也卞對曰先王建國前朝而後市朝以治君子市以治小人不可畧也上曰市衆之所聚詳於治聚故也　五月于闐貢方物上問曰經涉何國曰道由黄頭回紇草頭達怛董氊等國問達怛有無酋領部落曰以乏草粟故經由其地皆散居也　癸卯詔賜資州孝子文漸粟帛　六月乙巳朔詔御史臺六察案各置御史一員　癸丑禮部尚書黄履試御史中丞御史翟思言

事有旨詰所自履諫曰御史以言為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所自來則人將懲之而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遂寢　元豐間詔大理兼鞫獄所承內降公事上下皆曰是詔獄也意必傅重少卿韓晉卿獨持平覈實無所觀望人以不寃上知其才凡獄難明及事繫權貴者悉以委晉卿尚書省建擢刑部郎中天下大辟請讞執政或以為煩將刻不應讞者晉卿適白事省中因曰聽斷求實朝廷之心也今讞而獲戾

讞不至矣議者或引唐覆奏欲令天下庶獄悉從奏決晉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請此祖宗制也今四海一家欲械繫待朝命恐罪人之死于獄多于伏辜者朝廷皆從之　兼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郭茂恂乞併茶場買馬為一司庶幾茶司同任買馬之責　閏六月乙亥朔夏國主秉常奉表乞修職貢　賜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蔣之奇紫章服發運司歲漕穀六百二十萬石之奇領漕事以是月至京師於是入覲上問勞備

至面賜之且曰朕不復除官漕事一以委卿之奇辭謝因條畫利病三十餘事多見納用　丙申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公富弼卒先是弼上疏論治道之要曰臣聞自古致天下治與亂者大綱不出用諛佞讜直之人二端而已諛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為所以致亂也讜直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惟善是從所以致治也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時亦仰知朝政所為大率諛佞者競進于朝讜直者多處于外雖有在朝

者蓋恐觸忤奸佞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疏奏上謂輔臣曰富弼有疏來章惇曰弼言何事上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盍令分析孰為小人上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右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儕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弼既上疏又條陳時政之失以待上問及卒後乃得其藁曰今日上自輔臣下及庶士畏禍圖利習成弊風忠詞讜

論無復上達致陛下聰明蔽塞天下禍患已成尚不知
驚懼改悔創乂補救日甚一日殆將無及陛下即位之
初邪臣納說圖任之際聽受失宜謂能拒絶衆人不使
異論得行然後聖化可運事功可成此葢奸人自謀利
於苟悦而柄任之臣欲專權自肆以成已志遂誤陛下
放斥忠直進用邪佞忠詞杜絶諂譽日聞去歲朝廷納
邊臣妄議大舉戈甲以討西戎師徒潰敗兩路騷然當
舉事之初執政大臣臺諫侍從苟能犯顔極諫則聖心

自回禍難自息矣臣不知是時小大之臣有為陛下力
爭其不可者乎西師乃一事也不幸又有甚於此者朝
廷之事莫大於用人夫輔弼之任論議之職皆當極天
下之選彼夫貪寵患失柔從順媚者豈可使之事一出
於上則下莫任其責小人因得行其奸矣故事成則下
得竊其利事不成則君獨當其咎豈上下同心君臣一
德之謂乎此乃朝廷之大體也又曰令上下情意否塞
不通為臣者莫得盡其心百姓愁怨失所無由上達而

政令之施行書詔所曉諭不聞歡欣信服之意臣恐非朝廷所以示天下也又曰宮闈之臣委之統制方面皆非所宜在外則挾權怙寵陵轢上下入侍左右寵禄既過則驕怨易啓勢位相及則猜奪隨至立黨生禍又曰興利之臣虧損國體為上斂怨至若為場以停民貨造舍而蔽舊屋榷河舟之載擅路糞之利急於斂取道路嗟怨此非上所以與民之意又曰聖意以今日之事為無足慮邪亦以為當深思而救之邪所信用者皆君子

邪有小人邪此豈逃聖鑑之明但無以順從為恱則忠邪判矣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度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贈太尉謚文忠　秋七月丙辰以安燾同知樞密院西邊用兵歲久上益厭之乃不次用燾時夏人欵塞燾謂宜遂撫納且戒邊臣毋為兵端既又請還疆土燾言當使知吾宥過而罷兵不應示吾厭兵之

意　八月己卯太白晝見　前桐城縣尉周諤上書詔中書省記姓名上日閲匭函小臣所言利害無不詳覽如此　辛卯詔中大夫尚書左丞蒲宗孟守本官知汝州先是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之歎宗孟對曰人材半為司馬光以邪説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為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者未論别事只辭樞密副使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論古今人物

宗孟盛稱揚雄之賢上作色言揚雄劇秦美新不佳也

罷朝安禮戲宗孟曰揚雄為公坐累　九月癸卯朔日

有食之　中書舍人趙彦若等言六房公事乞據舍人

員數分領以吏户禮兵刑工為次其年事班簿制勑庫

房並通領從之　戊辰起居郎蔡京言舊修起居注官

二員不分左右故月輪一員修纂今起居郎舍人分隸

兩省所以備左右史官則左當書動右當書言乞自今

起居郎舍人隨左右分記言動從之　冬十月癸酉朔

夏國主秉常遣使奉表復修職貢仍乞還所侵地長為外藩乃賜秉常詔其地界已令鄜延路移牒宥州施行歲賜候疆界了日依舊　詔封孟軻為鄒國公以吏部尚書曾孝寛言孟軻未加爵命故特封之　十一月丙午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始罷合祭天地還御宣德門大赦天下　甲寅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彦博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甲子元豐七年春正月辛酉責授黄州團練副使蘇軾

移汝州軾言汝州無田産乞居常州從之元豐中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言蘇軾有不臣意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遂薄其罪然上每憐之一日語執政曰國史大事朕意欲俾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曾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上復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州中書蔡確張璪受命明日改

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徙軾汝州有蘇軾黜居思咎閲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前此京師盛傳軾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蒲宗孟嗟惜故軾表有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之句也　二月庚午朔河北轉運使措置河北糴儲吳雍言見管人粮馬料總千一百七十六萬石奇贏相補可支六年河北十七州邊防大計倉廪充實雖因藉豐年實以吏能幹職同措置王子淵在職九年悉心

公家望考察成效以勸才吏詔賜子淵紫章服　三月丁巳大燕集英殿中皇子延安郡王初侍立于前宰臣王珪率百僚廷賀王年未當出閤上特令侍宴以見羣臣　壬戌詔太學外舍生周邦彥為試太學正邦彥獻汴都賦文采可取故擢之邦彥錢塘人　五月庚申詔中書舍人蔡卞往江寧府省視王安石疾病　辛酉白虹貫日　壬戌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軻配食文宣王設位于兖國公之次荀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從

祀於二十一賢之間並封伯爵　六月禮部言歐陽修等編太常因革禮始自建隆訖於嘉祐為百卷嘉祐之後闕而不録熙寧以來禮文制作足以垂法萬世乞下太常委博士接續編纂以備討閲從之　戊子集禧觀使王安石請以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創禪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為額或云安石子雱處性險惡安石在政府凡所為不近人情者雱實使之既死安石嘗恍惚見雱荷鐵枷如重囚狀遂請以園屋為僧寺葢

以雩求救於佛也　秋七月癸丑分命輔臣祈晴　八月癸巳衢州言太子少保致仕趙抃卒贈太子少師謚清獻　冬十月乙亥給事中韓忠彦為禮部尚書忠彦入謝上諭曰先令公之勲朕所不敢忘卿復盡忠朝廷此未足以酬卿也　辛卯樞密院奏乞以自來御前批降指揮備載於冊以為樞密府龜鑑從之　十一月夏國主秉常遣謨箇咩迷乙遇齎表入貢　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

降詔奬諭賜銀絹衣帶范祖禹為秘書省正字並以修資治通鑑書成也上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逺矣初元豐五年將行官制謂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除光第四任提舉崇福宫詔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蓋將復用光也是歲秋宴上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馬光及吕公著為師保

蔡確知光必復用欲自託於光乃謂職方員外郎邢恕曰上以君實為資政殿學士異禮也君實好辭官確晚進不敢進書和叔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恕但與光之子康書致確語康以白光光笑而不答亦再辭而後受之

乙丑元豐八年春正月戊戌上不豫二月癸巳上疾甚王珪言去冬嘗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凡三奏上三顧微肯首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

聽政至于再三皇太后泣許先是蔡確疑上復用呂公著及司馬光則必奪已相乃與邢恕謀為固位計恕故與皇太后姪公繪公紀游恕密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冲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我家徑去已而恕反謂雍王顥有覬覦心與内殿承制致仕王棫共造誣謗是日入問疾退乃於樞密院南廳共議之王珪曰上自有子復何議翌日遂立皇太子確惇京恕邪謀遂不得逞其蹤迹

詭秘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語聞卒為朝廷大禍其實本恕發之　三月甲午朔皇太后垂簾皇子立簾外珪等遂宣制立為皇太子改名煦又詔應軍國事並皇太后權同處分候康復日依舊戊戌上崩于福寧殿宰臣王珪讀遺制哲宗皇帝立

史臣曰上聰明英睿天性孝友事兩宮竭誠盡力親愛二弟無纖毫之間終上之世乃出居外第聖學高遠言必據經深造道德之藴而詳於度數禁中觀書或至夜分在東宮素聞王安石有重名熙寧初擢輔政虛已以聽之安石更定法令中外爭言不便上亦疑之而安石堅持之不肯變其後天下終以為不便

上亦不專信任安石不自得求引去遂八年不復召然恩顧不衰司馬光呂公著雖論議終不合而極口稱其賢勵精求治如恐不及總攬萬機小大必親御殿決事或日昃不暇食侍臣有以為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也將定官制獨處閤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每當用兵或終夜不寢邊奏絡繹手札處畫號令諸將丁寧詳密授以成算故千里外上自節制機神鑒察無所遁情如李憲張誠一輩雖甚親用然未嘗一日弛其御策無不畏上之威明而莫敢肆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積粟塞上數千萬石多儲兵器以待及永樂陷没知用兵之難於是亦息意征伐矣謙冲退

謹去華務實終身不受尊號此誠帝王之盛德也

初司馬光不敢赴闕會神宗崩聞孫固韓維皆集闕

下時程顥在洛亦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爭擁光馬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遂徑歸洛

講義曰所貴乎大臣者非以其有過天下之材智也必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變舊法之易者以其虛名實行足以取信於人司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為宰相也然安石其權臣溫公其重臣歟

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所當先者光乃上疏曰近年以來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

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陛下以聽政之暇畧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　夏四月詔開封府界京東路養馬指揮並罷又詔京東京西路保甲養馬法元定年限極寛民間易以應辦而有司不務循守期限迫急遂致搔擾先帝已嘗降手詔詰責約束至今猶不能奉行其兩路保馬宜令並依元降年限收

買其剩買過數目並充以次年分之數其後詔京東京西路保馬等級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其格不應支配即還民戶變易納所給價錢　又詔在京并京西及泗州所買物貨等場並罷　中書省言内外人戶見欠市易錢物當議減放詔大姓戶放七分小姓戶全放

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兼侍讀公著時知揚州召用遵先帝意也　資政殿學士司馬光知陳州　辛巳職方員外郎邢恕為右司員外郎恕雅善司馬光及呂公

著蔡確度光及公著必復用遂深交怨意欲因怨以結二人也然怨傾險乃更與確陰謀謂確有定策功於是驟遷都司　司馬光上疏曰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今皇帝

陛下新承大統猥蒙訪落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臣近曾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　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兩丁之家止有病丁幷田不及二十畝者聽自陳提舉司審驗與放免詔可　司馬光上疏曰先帝勵精求治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不足以仰副聖志自謂古今之人皆莫已如多以已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為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搢紳士大夫

望風承流競獻策畫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僥倖輕動干戈深入敵境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議置保甲戶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錢以供軍須非先帝之本志也先帝升遐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既而聞有旨罷脩城役夫撤詗邏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為煩擾者罷物貨等場及民所養戶馬又

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　五月詔曰蓋聞為治之要納諫為先凡内外之臣有能以正論啓沃者豈特受之而已固且不愛高爵重禄以獎其忠若乃隂有所懐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衒惑流俗

之情以干取虚譽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　詔新知陳州司馬光過闕入見先是光上疏言諫争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令依保馬元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博士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鬨之忠臣解體直士短氣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於是令光過闕入見　戊戌

詔汝州安置蘇軾復朝奉郎知登州　己亥詔呂公著乘傳赴闕程顥爲宗正寺丞　丙午酉時地震即止詔府界三路弓兵並依保甲未行以前復置　庚戌守尚書左僕射王珪卒珪自輔政至宰相凡十六年守成而已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又云領聖旨既退諭稟者云已得聖旨故也　丙辰正奏名進士劉逵等五百七十五人特奏名八百四十七人並釋褐武舉進士三十九人並賜袍笏銀帶　戊

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韓縝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資政殿學士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初光以知陳州過闕未入對上疏乞下詔廣開言路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言苟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

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揺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以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諌而終於拒諌也乞刪去中間一節使天下之人各盡所懐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逺近之情如指掌矣未幾果別下詔令實書其事自上新即位至無復忌憚三十一字並去之光既除門

下侍郎又以劄子辭免并請更改新法於是太皇太后遣中使賜手詔諭令供職光乃受命　六月丙寅罷府界三路保甲不許投軍及充弓箭手指揮　詔賜楚州孝子徐積絹三十疋米三十石　丙子資政殿學士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降手詔勞問維奏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可見矣大凡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勞困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

民為本則人富矣常以愛人為本則人樂矣役事之有妨農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則鬱塞通矣又奏臣嘗具奏陳陛下深察盜賊所起之原罷非業之令寛訓練之程蓋為保甲保馬發也臣非謂國馬遂可不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民兵遂可不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　丁丑承議郎新除宗正寺丞程顥卒顥嘗論熙寧初張戩爭新法不可行遂以語觸王安石因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

不能以誠感上心遂成今日之禍吾黨當與安石分其罪也顥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文彦博采衆議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云

吕中曰道之不明天實惘之篤生賢哲姿稟特異元氣之會渾然天成天意固有所屬矣居洛十年充養備至人見其詞氣肅然不敢即也而和氣充浹見面盎背遽色厲辭無有也人見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截乎規矩準繩不敢慢也局度清越世故若將浼焉而克勤小物雖鄙賤猥瑣弗憚也立言洒落近而易知扣之則無窮出之則愈新也人隨其所見者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積于中固純乎而弗雜也嘗究極先生所以用力之地謂心不可以一事留學不可以一善止有適有莫戒非其天地之全容氣

末消防其為義理之勝去新學之支離非釋氏之不相聯屬忌學者先立標準斥記誦者之玩物喪志遊其門者如羣飲于洛各充其量故得先生之教者如顯道之誠篤公挨之端厚得先生之和者如淳夫之安恬中立之簡易隨其所得固已自足名世矣元祐羣賢悉起散地先生獨有憂色使之叶濟於朝以施

調一之功安有紹

聖報復之禍哉

奉議郎知定州安喜縣事王巖叟為監察御史　癸未呂公著入見太皇太后遣中使賜食公著上奏十事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脩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皆隨

事觧釋粗成條貫不為繁辭以便觀覽是日同上奏曰
先帝新定官制設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之官其員數甚
備伏乞申敕輔弼選忠厚骨鯁之臣正直敢言之士徧
置左右使掌諫諍又御史之官號為天子耳目而比年
以來專舉六察故事廢國家治亂之大計察官司簿領
之過也伏乞盡罷察案只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
詔諫官御史並須直言無諱規主上之過失舉時政之
紕繆指羣臣之姦黨陳下民之疾苦　丁亥詔曰古之

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敷讜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得以上聞利澤得以下究應中外臣寮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朕將親覽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司馬光凡三奏乞改前詔於是始用其言也　呂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諭公著曰覽卿所奏深有開益當此拯民疾苦更張何者為先庚寅公著復上奏曰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羣臣有論其非便者指以為沮壞法度必加廢斥是以青苗

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衆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雇所宜無令下戶虛有輸納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隙教習仍只委本路監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害民則衆庶稍得安業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繆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

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過多彼方之
民殆不聊生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
宜先革者也陛下必欲更修度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
及民莫若任人為急是日又同上奏孫覺方正有學識
可以充諫議大夫范純仁剛勁有風力可以充諫議大
夫或户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劉
摯資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轍王巖叟並有才氣可充
諫官或言事御史太皇太后封公著劄子付司馬光詳

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以聞光奏公著所陳與臣言者正相符合惟有保甲一事朝廷既知其為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一切廢罷更安用教習　光又言陛下推心於臣俾擇多士竊見劉摯公忠剛正趙彥若博學有父風傅堯俞清立安恬范純仁臨事明敏唐淑問行已有恥范祖禹温良端厚此六人者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　知慶州范純仁言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局民兵刑

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寄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帥與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伏望陛下特下明詔各使條陳本職限一月内聞奏亦可因其所陳畧知其人之才識然後審擇而行之　秋七月甲午詔諸鎮寨市易抵當並罷　丁酉請大行皇帝尊謚于天天錫之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曰神宗詔恭依　戊戌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公著言國朝之制每便殿奏事止是中書樞密院兩班昨來先帝修定官制中書省門下

省尚書省各為一班雖有三省同上進呈者蓋亦鮮矣執政之臣皆是朝廷遴選正當一心同力集衆人之智以輔惟新之政遂詔應三省合取旨事及臺諫章奏並進呈施行　詔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仍依義勇舊法每歲農隙赴縣教閱一月　門下侍郎司馬光乞盡罷諸處保甲保正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税賦其所養保馬揀擇勾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騏驥院蔡確等執奏不

行詔保甲依樞密院令月六日指揮保馬别議立法

司馬光言臣伏見臣僚民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

奏狀必多乞降付三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擇其可取

者用黄紙簽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

從之　八月丙子月有食之既　癸未諫議大夫孫覺

言乞依天禧元年手詔言事左右諫議大夫左右補闕

拾遺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

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

事狀而薦言之詔依此申明行下　詔府界新置馬牧監并提舉經度制置牧馬司並罷　司馬光言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狀王嚞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蠶婦治繭績麻紡緯其勤極矣農蠶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竊聞太宗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

故也真宗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自幼聞之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為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敕至今稱為精當自非大開言路使畎畆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比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　九月己酉劉摯為侍御史摯言伏見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侍御史兩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欲望聖慈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其

所領察案自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輔聖政　朝奉郎蘇軾為禮部郎中　戊午監察御史王巖叟上疏曰今民之大害不過三五事而已如青苗實困民之本須盡罷之而近日指揮但令斂散不立額而已役錢須如舊來復行差法而近日指揮但令減寬剩而已保甲之害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止令冬教然尚存官司此皆姦邪遂非飾過將至深之弊畧示更張以應副陛下聖意而已貼黃稱如執論

者以青苗免役遽罷之恐國用不足則乞陛下問以治平嘉祐之前國用何以不闕願令講究而行之　冬十月己巳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民間保馬宜早罷見行法有不便於民者改之　癸酉詔倣六典置諫官其具所置員以聞從劉摯之言也　丁丑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員以聞初中旨除范純仁為左諫議大夫唐淑問為左司諫朱光廷為左正言蘇轍為右司諫范祖禹為右正言令三省樞密院

同進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章惇曰故事諫官皆令兩制以上奏舉然後執政進擬今除目從中出臣不知陛下從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輕啓太皇太后曰皆大臣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薦由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親嫌為言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為臺諫官者皆徙他官今當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

可以臣故妨賢者進臣寧避位惇曰縝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一他日有姦臣執政援此為例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兩制以上各得奏舉故有是詔淑問光廷轍除命皆如故純仁改為天章閣待制祖禹為著作佐郎

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始用呂公著及劉摯之言也　詔罷義倉其已納數遇歉歲以充賑濟　侍御史劉摯言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宜稍復祖宗故事於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

臣寮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稍高練達民情識治體近中道之人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寬弛肅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　癸未趙彥若兼侍讀傅堯俞兼侍講先是侍御史劉摯言皇帝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正事是接伏見兼侍講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欲望於内外兩制以上官内别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於是佃卞皆罷而彥若堯俞有是命

乙酉葬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于永裕陵　詔罷方田　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　王巖叟言風聞章惇於簾前問陛下御批除諫官事曲折再三語涉輕侮外庭傳聞衆所共憤惇又謂陛下何從而知是不欲威權在人主端良入朝廷侵官犯分慢上瀆尊國有常憲乞行顯黜　劉摯言神宗皇帝靈駕進發准敕前一日五使三省執政官宿于兩省竊聞宰臣蔡確獨不曾入宿慢廢典禮有不

恭之心　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靈駕發引輒先馳去數十里之遠以自便安為臣不恭莫大於此又言章惇欺罔肆辯韓縝挾邪冒寵章數上其言甚切　十一月癸巳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於是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為諸路轉運使模範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監鐵冶又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

悅　丁巳鄉貢進士程頤為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以司馬光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薦其學行故有是命　劉摯言章惇性資佻薄素無行檢伏請罷惇政事王巖叟言昨來初議垂簾儀制之日章惇嘗對衆肆言曰待與些禮數臣子聞之莫不一意共怒伏以太皇太后先皇帝之母陛下之祖母垂簾聽政又先帝之遺制國朝以來自有故事豈以私意輒可重輕乞付有司治正惇罪　十二月詔今月十五日開講筵講

論讀寳訓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講讀仍輪一員宿直初講及更旬宰相執政並赴　罷太學保任同罪法　又罷栽桑法蠲民所欠罰錢　丙寅劉摯言宰臣蔡確山陵使回必須引咎自劾而確不顧廉隅恐失爵位無故自留伏望早發睿斷罷確政事以明國憲　先是王巖叟言臣伏覩陛下變保甲月教之法為冬教人人始得安業又言乞依義勇舊法免冬教於是詔府界三路保甲第五等兩丁之家免冬教　甲戌天章閣待

制兼侍講范純仁中書舍人王震並為給事中監察御史王巖叟言給事中處門下當封駁非他職比凡政令之乖宜除授之失當諫官所未論御史所未言皆先得以疏駁而封還之其於扼天下之要以厲至公而嚴朝廷莫先此者按震出使無廉介之譽立朝無端亮之稱封駁之任非震所當處尋命震出守　劉摯言蔡確無大臣進退之節與章惇固結朋黨自陛下進用司馬光呂公著以來意不以為便令中外以謂確與惇不罷則

善良無由自立天下終不得被仁厚之澤　丙子左正言朱光廷奏竊見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送終殊不盡恭章惇素來輕易多言不以朝廷生民為慮韓縝內行不修宜令解機任而善去司馬光宜更進之宰輔以盡猷為范純仁公忠正直願進之宰輔俾與司馬光協濟庶務韓維天下之賢才宜置之宥密退三姦於外以清百辟進三賢於內以贊萬幾太平之風自兹始矣

戊寅侍御史劉摯言蔡確自京官不十年至輔弼特以

累治大獄鍛鍊誣陷緣此以進身是以任風憲則專以護持苗役法令為公論居廟堂則專以聚利生靈膏血為相業排斥忠良引置黨類與章惇張璪為黨疑言路或有文字訪聞逐之各令親信於內臣中出入探伺訪求虛實起居舍人邢恕權發遣隨州恕嘗教高公繪上書乞尊禮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繪問曰汝不識字誰為汝作此書公繪以恕藁進既罷恕新命又絀之

宋史全文卷十二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三上中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斂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史全文卷十三上

宋哲宗一

丙寅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　戶部言准勑府界諸路耆長壯丁之役欲乞應府界諸路自來有輪差及輪募役人去處並乞依元役法如有合增損事件亦依役法增損條施行從之　甲辰監察御史王巖叟奏自冬不雪今涉春矣旱暵為災變異甚大陛下於天下

之大害朝中之大姦已悟而復疑將斷而又止也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困生民莫如茶塩之法流毒數路朝中之大姦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之讒賊狠戾陛下反容而留之此天意之所以未開也

集賢校理黄廉為户部郎中廉提舉河東路保甲凡六年雖在團教場未嘗易儒服故比陝西河北獨不賜戰袍元豐它路保甲擁兵入縣鎮賊殺官吏獨河東保甲不為犬吠之盜司馬光聞居往來陜洛間聞河東民

言甚美因熟問治狀吕公著亦言河東軍興邊民德廉甚厚故有是除　辛亥以時雨稍愆今月二十四日太皇太后躬詣中太一宮集禧觀祈禱　朱光庭言蔡確章惇韓縝不恭不忠不耻議論政事之際章惇則明目張膽肆為辯說力行醜詆以害政事蔡確則外示不校中實同欲陽為尊賢陰為助邪韓縝則每當議論亦不扶正唯務拱默為自安計　癸丑太皇太后駕出祈雨丙辰上幸大相國寺祈雨　侍御史劉摯言臣累彈奏

宰臣蔡確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指揮今再論安危所繫之大體伏自聖明臨御之始首起司馬光使之執政光以至誠直道獨行孤立廟堂同列略無誠心助光為善者不惟不助而又有忌耻嫉害之心夫嫉光者乃所以害政利于已也陛下雖有仁惠之政為確等所艱難而不得純被于民下則士大夫雖有忠義之節為確等所脇制而不得自竭于君今光病羸已甚萬一不能支持則陛下之仁政遂不立矣生民之疾苦遂不復蘇矣

戶部言相度河北塩法所言乞廢罷見行新法復行舊法通商從之　司馬光以疾謁告凡十有三旬不能出然奏疏相屬移書三省曰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協力與賛成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願諸公堅執此格始為有益也國家所頼為根

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恤也又手書與呂公著曰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謹嘿太過此際復不廷争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勉旃勉旃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二月辛酉詔大名府自經水災民田多渰浸耕種未得人戶艱食可委安撫使韓絳詢訪賑濟

大事記曰此祖宗以仁立國之意暫息於熙寧而復續於元祐也使元豐紹聖相傳襲中間無元祐數年

之澤則靖康之禍豈止如今日之所歎哉

乙丑命宰臣蔡確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録以鄧温伯陸佃並為修撰官林希曾肇並為檢討官　先是司馬光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舊日上戶充役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今則年年出錢錢數多於往日陪備者此其害一也舊日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此其害二也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則曲法受贓主官物則侵欺盜用事發則挈

家亡去此其害三也農民所有不過榖帛與力今曰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則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寛剩希求進用此其害五也為今之計莫若降勑應免役錢並罷其諸色役錢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定差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鄉有破家産者朝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若猶以為衙前戶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屋業者並

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行支給乙丑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奏初議役法蔡確言此大事也當與樞密院共之故三省樞密院同進呈　丙寅劉摯彈奏蔡確章惇章十餘上　丁夘詔内外待詔大中大夫以上各舉曾歷一任已上聰明公正所至有名堪充監司者二人若到官之後才識昏愚職業隳𪧐廢薦才按罪喜怒任情并舉者加懲責　韓維言范鎮往在仁宗朝嘗為諫官率先羣臣首唱大義擇

宗室之賢預建儲副以安國本凡上章者十九貽執政書者二獻大合祭賦者一所言忠切至忘其身自此大臣始繼有論奏英宗皇帝遂自藩邸入繼大統先帝追録忠言如文彦博富弼皆身被褒寵賞延其嗣劉沆王堯臣雖已歿猶推恩官其子而恩賞獨不及鎮伏望聖慈察鎮先識首議有勞宗社特降明詔褒顯厥功使天下知朝廷之行信賞雖久而不廢人臣之抱忠計雖隱而必録足使為善者勸上助風化司馬光以病在告亦

移書三省趣同列進呈維疏優與推恩巳巳以光禄大夫致仕范鎮為端明殿學士致仕仍以鎮子平西縣令百揆為宣德郎　二月辛未劉摯試御史中丞　詔起居舍人依舊制不分記言動　癸酉監察御史王岩叟為左司諫　右司諫蘇轍始供職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昔真宗奬用正人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

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即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惟有吕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

大敗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甲戌上御邇英閣侍讀韓維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輒違而過之且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　司馬光言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小有煩擾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備徐為改更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

講義曰仲淹之事所以行之而遽變者以章得象為相而仲淹為參政也司馬光所以能變新法於數月之頃者以光為左僕射而其權重也使天假之年得以盡行其志則豈有後日之禍哉

蘇轍言蔡確憸妄刻深韓縝識闇行汙章惇雖有應務之才難以獨任司馬光呂公著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逮心至若張璪李清臣安燾皆𨵿茸之人願早賜罷免別擇大臣負天下之重望有過人之高才者代之先是知樞密院章惇言近奉旨與三省同進呈司馬光乞罷免役行差役事劄子臣曉夕反覆看詳方見其間甚多

疎略光初言上戸以差役為便以出免役錢為害至十七日劄子内却言彼免役錢雖於下戸困苦而上戸優便旬日之間兩入劄子而所言上戸利害正相反必是講求未得審實率爾而言以此推之措置變法之方必恐未能盡善惇又常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如役法熈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御史中丞劉摯言竊慮五日之内倉

猝難了乞特與展限作一月　右司諫蘇轍言竊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餘剩猶足支數年欲乞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内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　始司馬光奏乞復行差役舊法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兩縣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事實也

國是論曰司馬光在元祐改免役法蔡京知開封府即日改為差役光乃不疑其異而稱之楊畏改熈豐而從元祐呂大防喜其材蘇軾蘇轍亦不疑其害已而薦之卒之叛元祐者畏與京也安石欲人同己而能惡翻悔之人元祐諸賢鑒安石之失而反用翻悔之輩然則欲人同己之言未可專以責安石也持天下之衡者難矣哉

尚書左丞呂公著劄子勘會司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間不無疎略今章惇所上文字大率出於不平之氣專欲求勝望選差近臣三數人專切詳定聞奏是日詔司馬光建明役法尚慮其間未得盡備宜差

韓維吕大防孫永范純仁專切詳定以聞　初范純仁自慶州召入聞光議復行差役法純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蓋治道唯去太甚者耳又況法度乃有司之事所謂宰相當為天子搜求賢才布列庶位則法度雖有不便於民者亦無所患苟不得人則雖付以良法失先後施行之次亦足以為民病矣光弗聽純仁嘆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復折簡遺之曰此法但緩行而熟議則事不擾急行而疎略則擾今公寧欲擾民而且

將疎略之法使謬吏遽行則其擾民又在公意料之外以愚思之不類公之所舉今純仁畫計不改公之法而止欲先自京西推行使不擾一人而公法可成光亦弗聽也

呂中曰世率謂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荆公溫公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然差雇二役輕重相等利害相半非關於風土然也蓋嘗推原二法之故矣夫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為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吾職當為之事無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門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綱費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

樂於差之法矣至雇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闔門安坐可以為生生之計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誅苟以寬剩之數散而不斂下户免需則樂於雇之說矣因其利而去其害則二法皆可行也然士夫進用於熙寧之時以雇為是進用於元祐之時以差為得公心不立隨聲是非可嘆也善乎史氏之言曰蘇范温公門下士以差役為便章惇荊公門下士以雇役為未盡雖賢否不同各不私所主若蔡京則賢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信哉斯言

閏二月己丑朔王巖叟嘗入對極言蔡確陰邪巧佞祖宗遺戒不可用炎人兩漢以來仗節死義立功立事皆中原人上曰為是舊臣巖叟曰孰非舊臣上曰近日頗

旱對曰以聖德如此無致災變之理惟是執政間有此人所以致旱上曰待便行庚寅蔡確知陳州從所請也臺諫累有章疏論確朝廷訖不肯正其罪世以為恨云

司馬光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光方以疾再乞宫觀未報而有是命光固辭不許　詔已差官詳定役法各遞與限兩月體訪的確利害聞奏　先是門下侍郎司馬光言天下錢穀皆總於三司自改官制以來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戸部不得總天下

財賦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無由量入為出欲乞令尚書兼領左右曹諸州錢穀金帛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如此則利權歸一是日詔尚書省立法　命宰臣司馬光提舉編修神宗皇帝實録　司馬光言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王安石欲力就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皆得按察官吏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為之詔

諸轉運使只置使一員副使或判官一員其諸路提舉官並罷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共差文臣兩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使刑獄常平兵甲賊盗事悉委提點刑獄司管幹　丁酉王巖叟入對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則奸人有以迎意進說又奏乞察賢不賢去留不可緩賢者亦留不賢者亦留賢者耻而不樂為用上曰何如得民一歸厚巖叟曰示以厚則民歸厚示之一則民歸一顧在上者何如耳又奏聖人不以無過為

美而以改過為美不以無諫為美而以從諫為美又奏兩宮垂簾杜絶内降太皇太后曰這箇則極是決然不到得不消憂也　劉摯言保甲罷團教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於轉習今之保甲衣必華細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粗糲之習矣羣衆而笑喧奮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魯勞苦之習矣臣愚以為宜有法以斂制之若保甲之技藝強弱髙下州縣皆有等籍今按取優等之人取其情願刺以為本州禁

軍自餘中下藝等亦召顧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為弓手手力耆戶長之役　蘇轍言願於元豐庫或内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為社稷消患於未萌河北之民喜為剽刼近歲創為保甲驅之使離南畆教之使習凶器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為盜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

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　劉摯言知樞密院章惇素無才行近者差役乃是三省樞密院同共進呈惇果有所見當於是時敷陳講畫今待敕命宣布方始退而横議惇非不知此法之是與非也葢寧負朝廷而不忍負安石欲存面目以見安石而已　甲辰劉摯言臣伏見戶部尚書曾布在熈寧初王安石託以腹心故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造於布之手臣時為御史曾以此告之于先皇帝曰大臣誤朝廷而大臣所用者

誤大臣蓋指布輩也　朱光庭奏今日廟堂之上司馬光未出只有吕公著一人忠樸可倚其餘皆奸邪伏望聖慈早進范純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政
程頤為校書郎先是王巖叟言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方欲用顥而顥卒陛下復起頤而用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

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顧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　詔英州編管人鄭俠特放逐便仍除落罪名尚書吏部先次注舊官與合入差遣從監察御史孫升左司諫蘇轍所奏也　辛亥詔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惇宜解機務可守本官知汝州與放謝其制辭曰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言者既數劾惇惇居位如故及惇與同列於簾前爭論喧悖有它日安能奉陪喫

劒之語太皇太后怒其無禮乃黜之　王巖叟嘗入對言治天下之道無他事只在合人心而已上曰會得巖叟曰旣荷陛下聽納臣等不敢不極盡忠慮惟在陛下久而不厭常賜收採上曰甚善　乙卯同知樞密院事安燾知樞密院試吏部尚書兼侍講范純仁同知樞密院　權給事中王巖叟言伏覩畫黄除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試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者臣謹按燾資材闒茸器識暗昧立朝以來無一長為人所稱

燾之不才舊位且非所據况可冠洪樞顓兵柄所有畫黄謹繳連封進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為别敕行下巖叟又言臣兩次論駁除安燾竊聞已有指揮門下省更不送給事中書讀令疾速施行臣位可奪也而守官之志不可奪也身可忘也而愛君之心不可忘也陛下既重改成命必欲施行則願指揮别差官權給事中以全孤臣之守蘇轍言安燾自同知樞密院除知院度越四人直出其上不知陛下何以取之而遽至此孫覺言安

燾材能不為士大夫所稱臣以為嚴叟封還稍為舉職劉摯奏燾備位執政以來未聞有一善見稱於人亦不聞有一言少補於國又同孫升奏伏聞除安燾事因給事中兩次封駁特降指揮更不送本官書讀直下吏部施行朝廷命令之出必由門下書讀省審而後行所以審重防察示至公於天下也今陛下除一大臣因其封駮不當遂廢給事中職業不合書讀則是命大臣而以私矣私門一開將何以振肅公道維持紀綱乎　丙辰

左司諫王巖叟右正言朱光庭進對太皇太后曰知卿等公正朝廷有闕失一一言來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垂簾官家又年小不比神宗時若非臺諫公正忠孝及執政得人一耳目何由得盡天下事卿駁安燾甚當但以顧託不欲盡去又曰神宗時執政若一一進言安得有今日天下許多事又曰知人為難堯舜猶病之又曰民間已蘇息未愛民當如赤子　丁巳安燾辭免新命不允敕黃付巖叟書讀巖叟又封還　詔應內外見監

理市易官錢許以納過息罰錢充折如已納及官本即便與放免并坊場淨利錢亦依此或正身并保人孤貧者權住催理及今日已前積欠免役錢與減放一半餘分限三年隨夏稅帶納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有成邪正雜處於朝則政體不能純一太皇太后保佑聖嗣安養生民召用一二舊老與之裁正法度緝正紀綱然大臣之異議者則不能盡誠竭力以稱太皇太后之意推原其情蓋有三說一曰先帝

之法豈可遽改二曰國家用度至廣非取於民何以足
三曰司馬光老且病將不能終其事當熈寧元豐之際
小人之黨碁布於天下爭利者爭斂財急功者爭用兵
結民怨起邊禍皆非先帝之本意乃大臣無所補報而
有以成之　三月己未左司諫王巖叟言陛下用范純
仁雖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賞賢也一進安燾則諫官
御史交章論奏蓋非公望所與也今進一非才於極高
之位輕朝廷名器一當論也告命不由門下書讀而行

之損朝廷紀綱二當論也　庚申劉摯言安壽范純仁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陛下何故自隳典憲　庚申詳定役法所言乞下諸路除衙前外諸色役人只依見用人數定差官户僧道寺觀單丁女户出錢助役指揮勿行從之　司馬光言伏覩朝廷改科場制度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文學為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為先辭采為後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

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今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説學者博覽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為諸家孟子止為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光以奏藳示范純仁純仁荅光曰孟子恐不可輕猶黜六經之春秋純仁更有一説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涖衆之議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更俟衆賢議之如此則逸而易

成有害亦可改而責議者矣光欣納之　戊辰蘇轍言
陛下用司馬光為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
望賢愚同敬至於韓縝以whom沾之行使與光同列以臣
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
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去歲遼使入朝見縝在位使副相
顧反脣微笑縝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北
遼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為相遼以闢國七百
里而相用正而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縝臣愚所未

喻也　庚午吏部侍郎李常為戶部尚書常文士少吏幹或疑其不勝任以問司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貪吏望風掊刻之患庶幾少息　中書舍人胡宗愈為給事中為起居舍人蘇軾免試為中書舍人　軍器監丞王得君添差監亳州永城縣倉先是得君上書言應臣僚上章與議改法但許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內出手詔曰予方開廣言路得君意欲杜塞人言無狀若此可罷職與外任監當　司

馬光言今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合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録伏望看詳送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令繕寫上進候讀祖宗寶訓了日乞取此書進讀從之　三月壬申詔安燾堅辭知樞密院事特依所乞依舊同知樞密院事　劉摯呂陶進對太皇太后宣諭曰近除胡宗愈蘇軾如何摯等對甚合公議又曰盡是此中自除兼蘇軾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滯又曰每執政來常説與凡差除須是公正外人自

無言語　禮部尚書韓忠彦等言今參詳如有祥瑞邊捷宰臣已下紫宸殿稱賀　詔劉摯王覿刑部郎中杜紘將元豐敕令格式重行刋修先是摯言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惟聖為能變通之　已夘司馬光言聖旨問臣程頤上殿當除以何官職臣竊惟崇政殿說書足為超擢辛巳程

頤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頤進劄子三封一曰皇帝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朝廷遴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其二曰三代必有師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

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擇内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其三曰竊見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劉摯言布衣程頤之遜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今有譽而不試每辭而加進臣於是知頤

之不敢受也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乞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禄養其親又使受之有義廉耻不立於天下也久矣今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當於義則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隅為事豈不重哉頤卒留經筵摯所言不用頤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言多諷諫頤聞帝宮中盥而避蟻因講畢請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稱善　孫覺言韓縝不可用為相臣所聞所見者凡十有二實封而上進者八九

登殿而口陳者再而臣所言猶未效王巖叟言韓縝無
天下之望夏四月己丑右僕射韓縝為光禄大夫觀文
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内批縝自以為不才恐妨賢路故
乞出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縝得進退之體故有遷官之
異宜於制詞中聲説此意矜功要名蓋指蔡確章惇也
詔賜守太師致仕文彦博肩輿赴闕令河南津置行
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辭以疾乞召用彦博及將
罷韓縝太皇太后以御劄付光欲除彦博太師兼侍中

行右僕射事光奏彦博官為太師年八十一臣比彦博乃是後進而位居其上非所以正大倫也不聽　王巖叟奏乞罷三舍法蘇轍言禮部欲復詩賦司馬光乞以九經取士二議並未施行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然後徐議未為晚也從之御史上官均言請令學者各占三經雜以論語孟子不必專用新義試策以二一問歷代一訪時務後詩賦與經義

訖參用云　司馬光乞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一體量鄉村人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濟將來夏秋成熟令隨税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並不流移者優與酬奬其全不用心賑貸致戶口多有流移者取勘聞奏三省進呈依奏　癸巳荆國公王安石卒司馬光手書與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

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𡻕前力主張更全仗晦叔也　三省言尚書六曹職事閒劇不等今欲減定以主客兼膳部職方兼庫部都官兼司門屯田兼虞部定為三十五員從之丑月丁巳朔吕公著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故為長者得以專决同列難盡爭也光嘗懇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

著旣秉政乃日聚都堂遂為故事　河東節度使守大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文彦博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詔令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如遇有軍國機要事即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決　韓維守門下侍郎　蘇轍言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享天地從祀百神自後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

典禮　丁卯劉摯言學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欲望罷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戊辰詔孫覺顧臨程頤同國子監長貳看詳修立國子監太學條制　乙亥官司諫蘇轍言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為心腹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扼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

期致死地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先是劉摯言王安石以道義文學起而輔政先帝舉天下聽之呂誨獨以為不然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誨坐是貶官于外後安石變亂祖宗法度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皆

如誨言欲望哀其志節特賜褒贈呂大防范純仁言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譴死外藩今其家貧甚諸子仕於常調詔誨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　六月劉摯言呂惠卿公違詔敕擅出師旅其罪不可以不治王巖叟言陛下登極赦書不得侵擾外界呂惠卿兩次擅發兵入西界不可不誅也蘇轍言中外士大夫見惠卿獨得不誅皆謂朝廷用法不平掇拾蜂蠆脫遺鯨鯢　詔自今科場程試毋得引用字說

從林旦言也　呂惠卿落職降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
司南京蘇州居住　韓川言市易之設雖曰平均物直
不免貨交以取利又所收不補所費請結絶見在物貨
盡日更不收買從之　王覿言先帝令常平錢斛存留
一半遇斛米價貴減市價出糶收成時添市價收糴誠
務在於平穀價郡縣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於為利
故於青苗新令則競務力行於糶糴舊條則僅同虛設
伏望朝廷罷散青苗錢行舊常平倉法以成先帝之素

志　丙午王巖叟朱光庭蘇轍王覿等言呂惠卿罪惡
責授分司南京竊以執鯨鯢於漏網稍正邦刑畜虎豹
於近郊終貽後患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為分司
官在於常人不為輕典乎蓋以堯之四凶魯之少正卯
既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治也　戊申吏部尚書孫永
等議神宗輔相之臣有若文忠富弼秉心直亮操術閎
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為宜
稱詔從之初議或欲以王安石或欲以吳充太常少卿

鮮于侁曰勲德第一惟富弼耳　辛亥吕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從諫官王巖叟等四人所奏也蘇軾草制詞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

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焉
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譎之輔郡尚疑改過稍
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
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已共為欺君喜則磨
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
交攻幾半天下奸贓狼籍横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
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
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

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疑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寛兩觀之誅溥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甲寅詔曰先帝講求法度愛物仁民而搢紳之間不能推原本意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犴獄久乃知弊此羣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敕正風俗修振紀綱蓋不得已况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

新同歸美俗始鄧綰責滁州言者未已太皇太后因欲
下詔慰存反側呂公著以為當然遂從之或謂公著曰
今除惡不盡將貽患它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
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乙卯崇政殿說書程頤上疏曰臣以為今日至大至
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周公作
立政之書舉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玆者鮮一
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

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葢所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薫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思慮偏好生於内衆言辯口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

職獨臣不領别官近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一兼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閒爾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然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説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

能曉也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例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誠使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

講義曰人主之學非徒涉書史而已凡起居動作之間無非學也講學之地非徒曰經筵而已凡宫闈之

中九重之邃無非學也講學之人非徒曰師保而已凡侍御僕從綴衣趣馬無非正人而後可也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雖深居禁密之地而凜然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雖以天子之尊周旋講讀之間而視若嚴師父之臨乎其前此學之所以成也伊川經筵之說其古今聖賢之端本培根乎

秋七月丙辰朔尚書省言舊制中外學官並試補詔尚書侍郎左右司郎中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司業各舉二員宜罷試法　蘇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嘗白司馬光光不然之軾曰昔韓魏公剌

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不悅而罷　辛酉宰臣司馬光言知人之難聖賢所重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可為師表科二曰可備獻納科三曰可備將帥科四曰可備監司科五曰可備講讀科六曰可備顧問科七曰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科九曰善治財賦科十曰能斷請讞科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禄官自開府儀同三司

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
十科内舉三人從之　乙丑夏國主秉常卒　左僕射
司馬光等言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
左右丞簽訖分付六曹謄印符下諸司及諸路諸州施
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
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簽訖委本
廳郎官討尋公案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
侍郎尚書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詣僕射左右丞咨白

或申都省或上殿取旨若本曹顯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上官均亦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從之　是月劉摯言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詔改復差法而法至今不能成朝廷患常平之敝並用舊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為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事大事也而反覆二三尚何以使天下信之且改之易之誠是

耶君子猶以為反令況改易而未必是徒以暴過舉於天下則曷若謹之於始乎　辛卯司馬光劄子勘會青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令欲只令州縣依舊法趂時糴糶其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之息盡除放只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隨稅送納詔從之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時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皆不報光尋具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者蘇軾又繳奏乞

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朝於簾前爭曰不可是何奸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錢遂罷不復散太皇太后諭輔臣曰臺諫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當司馬光言朝廷近詔臣僚舉可任監司者既令各舉所知必且試用待其不職然後罷黜亦可并坐舉者呂公著曰舉官雖是委人亦須執政審察人材光曰自來執政只於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韓維曰光所言非是豈可直信舉者之言今不先審察待其不

職而罰之甚失義理公著曰近來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資格光又曰資格豈可少維又曰資格但可施於敘遷若升擢人材豈可拘資格　司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謁告自是不復入朝　八月己亥王巖叟朱光庭入對延和殿巖叟進劄子論及人材之難上曰只為難得全者有材者無德有德者無材對以為執政大臣須當用材德兼備者自餘各隨合用處用之若當局務之任則用材可也若當獻納論思之地須用德方可簾下甚

然之　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程頤兼權判登聞鼓院頤再辭之詔不帶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其請俸依職事官例支見錢頤在講筵嘗質錢使或疑祿薄問知乃自供職後不曾請俸尋詰戶部戶部索前任歷子頤言頤起草萊無前任歷子其意以為朝廷待士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即令戶部自為出歷子

蘇轍言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今之自文職入流者凡

四進士補蔭與夫納粟得官百司胥吏是也計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吏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武舉又進士科所謂特奏名者凡五例其最濫者但曾一次預薦僅及三十年即該推恩臣以為有可罷者納粟得官是也有可以裁抑者特奏名資蔭胥吏是也

九月丙辰朔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光為政踰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徇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

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呂中曰天將祿人之國必先祚其君子天將以元豐為元祐則使司馬光獲相於初元天將使元祐為紹聖則不使司馬光憗遺於數歲當是時新法已多變矣然君子未盡用也小人未盡去也公薨於今日而黨議已兆於明日使光尚在則君子尚有所立必無朋黨之禍必無報復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亂之所係也

太皇太后聞其喪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明堂禮畢皆臨奠贈太師温國公謚曰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遼

中者遼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之民皆罷市往弔畫其像刻印鬻之時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蓋數萬人哭之如哭其私親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君子謂軾知言軾嘗載光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耳始光當國悉改熙寧元豐舊事或謂光曰舊臣章惇惠卿輩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

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君子謂光之勇孟軻不如若曰當參用熈豐舊臣共變其法以絶異時之禍實光所不取也

大事記曰變熈寧之法者乃神宗末年之悔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司馬光謂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改若安石惠卿等所建非先帝意者改之當如拯焚救溺此正孔子三年無改於道之本旨也然謂太皇以母改子則它日章蔡之徒必以子不可改父之說進者此紹述之論所由起也當時呂公著之言曰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俱非朝廷本意當一切罷去則是當變之法皆出於神宗末年之意推此意而行之則無紹述

之慮矣呂公著又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少取寬剰之數則無下戶虛納之患保甲之法只令農隙教習則不至有妨農之患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此以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推此意而行之則無反覆之慮矣故曰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盡去而熙豐之法則不可以盡變去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急而變熙豐之法則不容以太急青苗均輸所可罷而雇役之法未可以遽罷也保馬戶馬所可罷而保甲之法未可以遽罷也新經字法可廢而取經義先論策之意不可廢也然司馬光之變法如拯焚救溺四患未除死不瞑目至於言朋黨之禍則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又司馬光至誠至公之心質之天地而無愧也後世聞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己未薦享景靈宮辛酉大享明堂　丁卯蘇軾為翰林

學士鮮于侁為左諫議大夫梁燾為右諫議大夫蘇轍為起居郎王巖叟為侍御史朱光庭為左司諫王覿為右司諫　詔諸路坊郭第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納免役錢並與減放五分餘並全放仍自元祐二年為始　傅堯俞言資助役人臣未敢詳定如以差法為非自可復為雇法不須無事徒此紛紛已卯中書侍郎張璪為光禄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臺諫章交上凡十數璪乃請外竟從優禮罷去　孫升

奏祖宗之用人如趙普王旦韓琦此三人者文章學問不見於世然觀其德業器識功烈行治近世輔相未有其比而王安石為一代文宗進居大任趍近利無遠識施設之方一出於私智由是言之則輔佐經綸之業不在乎文章學問也願陛下選任左右輔弼必先乎德業器識無取乎文學聲名貼黄言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今為翰林學士可謂極其任矣若或輔佐經綸則願陛下以王安石為戒　冬十月

丙辰鴻臚卿孔宗翰奏先臣孔子之後世襲封爵一人欲乞今後不使襲封之人更兼它職臣寮言孔子廟貌國家之所常奉欲釐定典禮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學以訓其子孫則朝廷崇儒尊道之意厚矣合襲封衍聖公專主祠事添助田百畆供祭祀賜書置教授一員改衍聖公為奉聖公及删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頒賜施行從之　乙巳賜范鎮詔曰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鷙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

也茍得黄髮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已降勑落致仕除兼侍讀詔書到日可發來赴闕　戊申宗正寺丞王翠奏宗正寺條例皇帝玉牒十年一進修玉牒官並以學士典領玉牒自范鎮等一進之後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類譜自張方平慶歷年進書之後僅五十年並無成書請别立法宗正寺修纂寺書其玉牒官每二年一具草繳進如會問未足不得過進期兩季

類譜等亦二年一具草候及十年類聚修纂成書進呈從之　劉摯言太學條例獨可按據舊條考其乖戾太甚者删去之若乃高闊以慕古新奇以變常非以無補而又有害欲望聖慈指揮罷修學制所止以其事責在學官正録以上將見行條制去留修定所貴因革不失其當摯言高闊以慕古新奇以變常盖指程頤也頤所立條制輙為禮部疏駁頤亦自辨理然朝廷訖不行

十一月乙卯禮部言將來冬至節命婦賀坤成宮例改

戕為表從之程顥建言神宗喪未除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為慰不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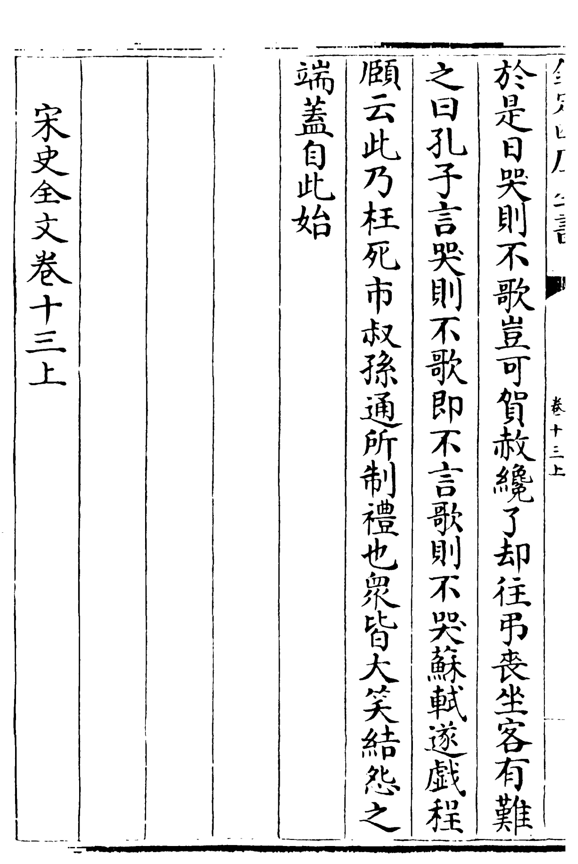
戊午劉摯為中大夫尚書右丞呂大防守中書侍郎傅堯俞為御史中丞仍兼侍讀 戊寅起居郎蘇轍起居舍人曾肇並為中書舍人肇仍充實録院修撰王巖叟言肇天資甚陋人望至卑早乘其兄布朋附王安石擅權用事朝廷美爵如取於家故肇因緣得竊館職素無吏能而擢領都司殊昧史材而委修實録巖叟凡八上

章皆不聽　范鎮提舉崇福宫以鎮力辭新命也朝廷起鎮蓋欲授以門下侍郎鎮固不欲起又移書問其從孫祖禹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何用復出也　御史中丞傅堯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巖叟同入對上諭堯俞曰用卿作中丞不由執政以卿公正不避權貴如朝政闕失卿等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主張　三省奏立經義詞賦兩科下議從之　吕陶言保甲之法雖已更張猶有二

弊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陶請也　十二月庚子傅堯俞王巖叟同入對太皇太后問曰天下政事如何堯俞稱善又曰保甲保馬須是先罷其餘閒慢者且休嫌於更改太猛巖叟進曰若果是閒慢則可若於民有害則亦不可不改也㦐曰害民則須改巖叟進第一請廢葭蘆吳堡二寨劄子堯俞奏曰大率昨來新取者城寨皆可廢太皇太后曰此盡是向來小人欺朝廷做底待令

施行遂進第二言魯肇劄子上曰且安心言事待這裏主張巖叟進曰若言事省力則不在陛下主張祇縁有如此之難所以須賴人主主張耳　壬寅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云欲師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稱漢文寛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臣以謂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

考之雄才大略 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今來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反以媮刻為議論乞特奮睿斷正考試官之罪策題蘇軾文也詔特放罪軾聞而自辯詔追回放罪指揮傅堯俞王巖叟各上疏論軾呂陶言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荅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也今士大夫皆曰程頤與朱光庭友而親蘇軾常戲薄程頤光庭為程頤報怨也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程頤言曰子



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纔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蘇軾遂戲程頤云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

宋史全文卷十三上

宋史全文卷十三中

宋哲宗二

丁卯元祐二年春正月壬戌王覿言朱光庭之論策題言者旣以為因蘇軾與光庭之師程頤有隙而發矣呂陶之言朱光庭論者又謂陶與蘇軾同是蜀人而遂言光庭也陛下若置而不問惟詳察策題之是非而有罪無罪專論蘇軾即黨名不起矣　故夏國主秉常以遺

進物遣使來詔其子乾順為夏國王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　詔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以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不當累有章疏今看詳得是非譏諷祖宗只是論百官有司奉行有過今執政召逐人面諭更不須彈奏三人者又各上疏　戊辰詔自今舉人程試並許用古今諸儒之説或出已見勿引申韓釋氏之書考試官於經義論策通定去留毋於老列莊子出題

庚午蘇軾言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所

宋史全文卷十二下

宋神宗三

庚申元豐三年春正月辛巳詔改國子監直講為太學博士每經二人　癸未增國子監歲賜錢萬五千緡以國子監言歲費錢三萬七千緡而所入纔二萬三千緡也　二月辛丑命輔臣祈雨　詔改諸王宮侍講為講書　三月乙丑工部侍郎平章事吳充罷為吏部尚書

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　己丑上以慈聖光獻故大推恩於曹氏且欲以佾爲正中書令吕公著言非所以寵外戚上曰褒寵外戚誠非國家美事顧以慈聖光獻有功於宗社宜優恤其家爾公著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等數事而已上深以爲然時王中正宋用臣等任事故公著假此以諷上既退辭向歎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浹背

夏四月乙未吳充卒世譏充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而

不能勇退云　詔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畧尉繚子李靖問對等書鏤板行之　戊申御史臺言奉詔復置六察察在京官司令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等隸吏察戶部三司及司農寺等隸戶察刑部大理寺審刑院等隸刑察兵部武學等隸兵察禮祠部太常寺等隸禮察少府將作等隸工察從之　辛酉增國子監歲賜錢六千緡　五月乙丑編修學制所言奉旨立勢要及國子監生太學官親屬許不以鄉貫就開封

應舉之法臣等看詳監以國子為名而無國子教養之實恐未稱朝廷建學育士之意乞應清要官親戚並令入監聽讀以二百人為額解發毋過四十人從之　六月戊戌詔宗室教授並兼大小兩學廣親睦親北宅二員餘各一員　秋七月癸未是夜彗出西北太微垣郎位南在軫丙戌詔以星變自今月戊子避正殿減常膳中外臣寮並許直言朝政闕失　八月罷諸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　戊申劉几等言太常大樂鍾磬凡三等

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之樂其聲太高此太祖皇帝所甞言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黄鍾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微下及鑄大鍾或譏其聲弇鬱因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鍾磬擇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別製從之

戊午彗滅初七月癸未彗出於軫長丈丙戌出於翼戊

子長三尺是月庚子出於張三十六日乃没　九月乙亥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禄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禄大夫左右丞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給事中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太中大夫秘書監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夫六曹郎中為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為朝請朝

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為朝散郎司諫為朝奉郎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秘書殿中丞為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為宣德郎光禄衛尉寺將作監丞為宣義郎大理評事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為承奉郎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又言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待制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太中大夫止承

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至朝請大夫止候朝議大夫有闕次補其朝議大夫以七十員為額選人磨勘並依尚書吏部法遷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禄令並以職事官俸賜禄科舊數與今新定官請給對擬定並從之

乙酉舒國公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荆國公　罷議樂修樂局其范鎮令降勑奬諭鎮初召對為上言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聦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

定黄鍾而凡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及是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　十一月巳丑朔翰林天文院言日食雲陰不見又言巳時六刻雲間見日不及所食分數　壬子直龍圖閣勾當三班院曾鞏議經費曰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較之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

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
之衆郊之費皆一倍於景德誠詔有司案尋載籍而講
求其故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官之數郊之費皆
同於景德者省蓋半矣已而再上議曰案國初三班吏
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乃總四千二百有
餘至于今乃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
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
歲歲有增未見其止臣畧考其入官之由具於別記以

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考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為而不成上頗嘉納之　十二月甲子詔應遷官除授者並即寄禄官除大兩省待制以上至太中大夫餘官至朝請大夫並通磨勘進士八年餘十年一遷所理年月自降指揮日為始自官制行以舊少卿監為朝議

大夫諸衛監為中散大夫秘書監為中大夫故事兩制以上轉官至前行郎中即超轉諫議大夫前行郎中於階官為朝請大夫諫議大夫於階官為太中大夫而兩制磨勘者舊不轉衛監即於今制不當轉此三階又舊制朝議大夫止以七十員為額餘官轉至朝請大夫即須俟有闕方許次補至是因有司申明乃降是詔其大兩省待制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磨勘理三年承務郎以上至朝請大夫理四年自如舊制　丁卯中大

夫集賢院學士蘇頌知滄州頌入辭因言母老畏寒須
春上道上曰御毋誰氏頌曰龍圖閣直學士陳從易女
上曰天聖間侍從耶頌曰臣外祖天聖間以直昭文館
知廣州罷還不市南物輦俸餘錢過嶺仁宗聞之即日
擢知制誥上曰清過於馬援矣頌到滄數月召還判吏
部
辛酉元豐四年春正月中書禮房請令進士於本經論
語孟子大義論策之外加律義一道省試二道武舉止

試孫吳大義及策從之　三月甲辰翰林學士承議郎張璪為參知政事先是王珪嘗三薦璪不用珪曰璪果賢陛下未嘗用以為不賢讒也臣恐士弗得進矣臣為宰相三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上喜曰宰相當如是朕姑試卿卿德不回朕復何慮　夏五月戊申詔河東河北路轉運司尋訪程嬰公孫杵臼墳廟所在以承議郎吳處厚言二人保全趙孤乞加封爵故也詔嬰封成信侯杵臼封忠智侯　六月甲子有上書乞審擇守令

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之衆至千餘人其才性難以徧知惟立法於此使象之於彼從之則為是背之則為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也如漢黄霸妄為條教以干名譽在所當治而反增秩賜金夫家自為政人自為俗先王之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惟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

戊辰詔聞河北飛蝗極盛漸已南來速令開封府界提舉司京東南西路轉運司遣官督捕　己卯洪州言知

州觀文殿學士王韶卒韶為人麤獷用兵頗有方畧然熙河所奏多欺誕軍以首級為功韶交親皆楚人多依韶以求仕韶分屬諸將諸將畜降羌老弱或殺與其首以應命既病疽發皆洞見五藏亦其報也　壬午詔陝西縁邊諸路累報夏國大集兵須至廣為之備以种諤為鄜延路經畧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畧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諤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而來耳上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括上初議

西討知樞密院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切
上意既决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上曰吾以屬李
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士大夫誰肯為用上
不悦他日又對曰今五路並進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
必為亂上諭以其無人同知樞密院呂公著進曰既無
其人不若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　秋七月丁亥權發
遣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準詔以陝西博買蕃部馬并粮
草欲專以茶博買馬以綵帛博買粮穀及以茶馬併為

一司令臣具經久利害臣竊聞昔時亦是用茶折馬價雖兼用金帛等亦從其便近歲始專用銀絹及錢鈔等況賣茶買馬事實相須令提舉買馬官通管茶場實為職務相濟從之　詔斬四方館使韓存寶於瀘州先是存寶經制瀘州夷賊無功時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八月庚申史館修撰曽鞏兼同判大常寺詔鞏專典史事更不預修兩朝史上曰修史最為難事如魯史亦止備録國事待孔子然後筆削司馬遷才足以

周物猶止記君臣善惡之迹為實録而已王珪曰近修唐書褒貶亦甚無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亂以一天下如房魏之徒宋祁歐陽輩尚不能闚其淺深及所以成就功業之實為史官者才不足以過其一代之人不若實録事迹以待賢人去取褒貶爾　九月丙申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九月乙酉收復蘭州李憲又言乞建蘭州為帥府以鎮洮為列郡並從之　已亥宰臣王珪上國朝會要二百卷仁宗時修會要自建隆至慶歴四年一

百五十卷熙寧初珪請續之凡十二年乃成止熙寧十年通舊增損成三百卷　冬十月种諤破米脂寨捷書至羣臣稱賀　辛巳史館修撰曽鞏言臣修定五朝國史要見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嘗有名位或素在丘園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勲勞或貢獻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誌行狀紀述或他人為作傳記之類令所修國史須當收采載述恐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乞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

吏博加求訪有子孫者延致詢問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或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為庸寫校正其嘗任兩府兩制臺諫之家家至詢訪各限一月發送史局并中書編集累朝文字及樞密院機要文字并累朝御札詔副本送本局以備討論從之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辛丑環慶涇原兵去靈州初高遵裕攻圍靈州十有八日不能下粮道且絶賊決七級渠以灌我師潰死者甚衆先是有詔輒班

師者族城久不下遵裕曰活兩路生靈得罪死無所恨遂班師　十二月先是知樞密院孫固乞罷西師既而既出無功上諭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於是固又言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始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獨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要不可赦乞誅之不從

壬戌元豐五年春二月兩浙路轉運司言知潤州鞠真卿侮法專威上曰刺史縣令治民為最近漢自刺史有入為三公者蓋重其任耳今之藩郡不過數十往往多

不得人則縣令可知也自今更宜謹擇　乙亥分命輔臣祈雨　三月乙酉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言聞道塗洶洶以賣鹽為患望稍變法以便民又上書云陛下所立新法本以為民為民有倍稱之息故與之貸錢為民有破産之患故與之免役為民無聯屬之任故教伍保為民有積貨之不售故設市易皆良法也行之數年天下謌之法弊而民病色色有之其於役法尤甚又言蹇周輔元立鹽法以救淡食之民於今民間積鹽

不售以致怨嗟賣既不行月錢欠負追呼刑責將滿江西其勢若此則安居之民轉為盜賊其將奈何上批劉誼職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特勒停　司天監言四月朔日當食於寅詔自已亥易服避正殿減常膳其日百司守職　乙巳御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黄裳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五百九十三人　夏四月壬子朔雲陰日不見食　知開封府王安禮言三院獄空揭諸府門遼使過見歎息稱為

異事上曰昔由余聘秦觀政内史廖輩從容爼豆以奪其謀者秦有人也安禮留意吏事能駭動外夷於古無愧矣　壬戌崇文殿校書楊完編類元豐以來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成三十卷以進　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講義曰建官之制不惟其名而惟其實不惟其官而惟其人君子觀元豐五年官制之成左右僕射之名初正也而以王珪蔡確為之則有忝於左右僕射之名矣觀政和三年官名之正太宰少宰之名初立也

而以何執中蔡京為之則有忝於太宰少宰之名矣

甲戌詔中書五月朔行官制知定州章惇守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張璪守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議郎蒲宗孟為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翰林學士朝奉郎王安禮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翰林學士承議郎李清臣試吏部尚書尋詔清臣特遷朝奉大夫　通直郎館閣校勘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王震試右司員外郎於是開天章閣初用官制除拜詔震及雍從輔臣執筆入記聖語面授

以左右司仍使自書時論榮之　詔自今更不除餘職見帶館職人依舊如除職事官校理以上轉一官校勘減磨勘三年校書減二年並罷所帶職　丁丑同知樞密院呂公著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始議五路舉兵伐夏公著諫不聽尋上表求罷上封還其奏及西師無功公著言外議皆謂王中正宜正典刑於是用李憲策將圖再舉公著又固諫上不悅會章惇自定州召為門下侍郎公著因乞代惇守邊章繼上乃有是命　又李舜舉

入奏上意悟欲罷西師公著入辭上慰勞之曰卿不當居外行且召卿矣　五月手詔朝廷議更官制本欲覈正吏治非徒膠古希奇而已此命官置司修講逾年逮令頒行尚爽條理其詳定官恐須益得深曉文法之人御史中丞徐禧可同詳定官制如頃所論體統令以此意著為定令蓋上嘗論蘇綽建復官制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悉分為六曹財賦如一令先自京師候推排有序即監司州縣皆可施行矣　王珪言故事中書進熟進

草唯執政書押令官制門下省給事中獨許書畫黃而不得書草舒亶疑之因以為請上曰造令行令職分宜別給事中不當書草著為令　三省言九寺三監分隸六曹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監職事或分屬諸曹豈可專有所隸宜曰九寺三監於六曹隨事統屬著為令　上以命令稽緩語輔臣頗悔改官制蔡確等慮上意遂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祿比舊月省俸錢二萬餘貫上意遽止　詔尚書六曹分隸六察　上謂輔

臣曰雖周之盛時亦以為才難唯能以道汎觀不拘流品隨才任使則取人之路廣茍不稱職便可黜逐不可謂已與之官禄反以係吝而難於用法如臣下有勞朝廷見知雖有過失亦當寛貸故律有議賢議勞之法亦周之八柄詔王之遺意然有司議罪自當守官誅宥則繫主斷如此則用人之道無難矣　六月甲寅修兩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　上批昨據李憲奏進置堡障以為駐兵討賊之地近李舜舉奏財粮未備朝廷以舜舉

所言忠實可聽信已罷深入攻取之策若賊犯邊自當應敵掩擊先是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内臣可乎内臣正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慙　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大重上曰

三省體均中書省擬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茍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先是官制所莫能究其分省設官之意乃釐中書門下尚書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紛然無統紀至是上一言遂定　上臨御久羣臣俯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說時因奏事有被詰責者王安禮進說曰陛下固聖矣而左右輔弼宜擇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則朝廷尊至於論事茍取容悅偷為一切之計而已人主將何便於此上

善其言　戊午宰臣王珪言天聖中修真宗正史成別錄三朝寶訓以備省覽今當修仁宗英宗兩朝寶訓詔祕書省著作局依例修進差林希曽鞏　詔尚書省得彈奏六察御史失職　壬申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於至細章

惇曰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日萬幾上曰知幾至難惟聖賢為能圖於未形所以無智名勇功其次於其幾兆而圖之則易為力其下事至於著見而謀之故用力多而見功寡章惇又曰善師者不陳蓋圖之未兆耳上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但人不能知彗字示人事甚直猶如語言顧今無深曉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則能消伏王珪曰天象既如此必至於用兵此亦數也上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能正厥事雖必至於用兵可以無

悔矣　秋七月上因論刑曰先王之肉刑蓋不可廢至漢文帝罷之若革秦之敝欲休養生民則可矣如格以先王之法則不得為無失三代之時民有疆井分別圻域彰善癉惡人重遷徙故以流為重後世之民遷徙不常而流不足治也故用加役流又未足懲也故有刺配猶未足以待故又有遠近之別蓋先王教化明習俗成則肉刑不為過也　戊子鄜延路計議邊事徐禧等言銀州故城形勢不便當遷築於永樂埭上自永樂埭至

長城嶺置六寨自背圖川至布娘堡置六堡從之　八月癸丑詔三省樞密院秘書殿中内侍入内内侍省聽御史長官及言事御史彈糾先是置監察隨所隷察省曹寺監而三省至内侍省無所隷故以長官言事御史察之　九月甲申永樂城成以兵四千人守之　丙戌徐禧李舜舉復入永樂城丁亥賊三十萬衆攻城遂圍城戊戌永樂城陷禧及舜舉俱死稷為亂兵所殺曲珍及王湛李浦逃歸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或言禧實不

死有自虜還者嘗見之　冬十月戊申朔李稙种諤沈括奏永樂城陷漢蕃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没上涕泣悲憤為之不食早朝對輔臣慟哭莫敢仰視既而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何嘗有言在内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嘗言用兵不是好事耳自是之後上始知邊臣不可信亦厭兵事無意西伐矣　壬申詔户部右曹於京東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發常平錢八百

萬緡輸元豐庫自熙寧以前諸道榷酤場率以酬衙前之陪備官費者至熙寧行役乃罷收酒場聽民增直以雇取其價以給衙前時有坊場錢至元豐初法既久儲積贏羨司農請歲發坊場百萬緡輸中都三年遂於寺南作元豐庫貯之幾百楹凡錢帛之隸諸司非度支所主輸之數益廣欲以待非常之用焉　十一月戊寅朔上謂輔臣曰御史分察中都官事已多矣又令察舉四方將何以責治辦且於體統非是可罷御史察諸路官

司如有不職令言事御史彈奏著為令

癸亥元豐六年春正月甲申白虹貫日　甲午詔諸路提點刑獄司各置檢法官一員　丙辰熙河蘭會鈐轄王文郁知蘭州代李浩西賊之圍蘭州數十萬衆奄至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全合肥也堅請不已浩許之乃募死士百餘夜縋而下持短刀突之賊衆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云　二月甲子三省言御史臺

六察案官以二年為一任欲置薄各書其糾劾之多寡當否為殿最歲終條具取旨陞黜事重者隨事取旨從之　夏四月辛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种諤卒自熙寧初諤首興邊事後再討西夏皆諤始謀卒致永樂之敗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給事中韓忠彦等以職事對上顧謂曰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立法而不足以盡事不可以立法也蓋立法者未善耳又曰著法者欲簡於立文詳於該事　壬申御邇英閣

蔡卞講周禮至司市上謂卞曰先王建官治市獨如此其詳何也卞對曰先王建國前朝而後市朝以治君子市以治小人不可畧也上曰市衆之所聚詳於治聚故也　五月于闐貢方物上問曰經涉何國曰道由黄頭回紇草頭達怛董氊等國問達怛有無酋領部落曰以乏草粟故經由其地皆散居也　癸卯詔賜資州孝子文漸粟帛　六月乙巳朔詔御史臺六察案各置御史一員　癸丑禮部尚書黄履試御史中丞御史翟思言

事有旨詰所自履諫曰御史以言為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所自來則人將懲之而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遂寢　元豐間詔大理兼鞫獄所承內降公事上下皆曰是詔獄也意必傅重少卿韓晉卿獨持平覈實無所觀望人以不究上知其才凡獄難明及事繫權貴者悉以委晉卿尚書省建擢刑部郎中天下大辟請讞執政或以為煩將劾不應讞者晉卿適白事省中因曰聽斷求實朝廷之心也今讞而獲戾

讞不至矣議者或引唐覆奏欲令天下庶獄悉從奏決晉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請此祖宗制也今四海一家欲械繫待朝命恐罪人之死于獄多于伏辜者朝廷皆從之　兼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郭茂恂乞併茶場買馬為一司庶幾茶司同任買馬之責　閏六月乙亥朔夏國主秉常奉表乞修職貢　賜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蔣之奇紫章服發運司歲漕穀六百二十萬石之奇領漕事以是月至京師於是入覲上問勞備

至面賜之且曰朕不復除官漕事一以委卿之竒辭謝因條畫利病三十餘事多見納用　丙申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公富弼卒先是弼上疏論治道之要曰臣聞自古致天下治與亂者大綱不出用諛佞讜直之人二端而已諛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為所以致亂也讜直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惟善是從所以致治也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時亦仰知朝政所為大率諛佞者競進于朝讜直者多處于外雖有在朝

者蓋恐觸忤奸佞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疏奏上謂輔臣曰富弼有疏來章惇曰弼言何事上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盍令分析孰為小人上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右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儕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弼既上疏又條陳時政之失以待上問及卒後乃得其槀曰今日上自輔臣下及庶士畏禍圖利習成弊風忠詞讜

論無復上達致陛下聰明蔽塞天下禍患已成尚不知驚懼改悔創艾補救日甚一日殆將無及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圖任之際聽受失宜謂能拒絶衆人不使異論得行然後聖化可運事功可成此盖奸人自謀利於苟悅而柄任之臣欲專權自肆以成已志遂誤陛下放斥忠直進用邪佞忠詞杜絶諂譽日聞去歲朝廷納邊臣妄議大舉戈甲以討西戎師徒潰敗兩路騷然當舉事之初執政大臣臺諫侍從苟能犯顏極諫則聖心

自回禍難自息矣臣不知是時小大之臣有為陛下力爭其不可者乎西師乃一事也不幸又有甚於此者朝廷之事莫大於用人夫輔弼之任論議之職皆當極天下之選彼夫貪寵患失柔從順媚者豈可使之事一出於上則下莫任其責小人因得行其奸矣故事成則下得竊其利事不成則君獨當其咎豈上下同心君臣一德之謂乎此乃朝廷之大體也又曰令上下情意否塞不通為臣者莫得盡其心百姓愁怨失所無由上達而

政令之施行書詔所曉諭不聞歡欣信服之意臣恐非朝廷所以示天下也又曰宮闈之臣委之統制方面皆非所宜在外則挾權怙寵陵轢上下入侍左右寵禄既過則驕怨易啓勢位相及則猜奪隨至立黨生禍又曰興利之臣虧損國體為上斂怨至若為場以停民貨造舍而蔽舊屋榷河舟之載擅路糞之利急於斂取道路嗟怨此非上所以與民之意又曰聖意以今日之事為無足慮邪亦以為當深思而救之邪所信用者皆君子

邪有小人邪此豈逃聖鑑之明但無以順從為悅則忠邪判矣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度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贈太尉謚文忠　秋七月丙辰以安燾同知樞密院西邊用兵歲久上益厭之乃不次用燾時夏人款塞燾謂宜遂撫納且戒邊臣毋為兵端既又請還疆土燾言當使知吾宥過而罷兵不應示吾厭兵之

意　八月己卯太白晝見　前桐城縣尉周諤上書詔中書省記姓名上曰閱匭函小臣所言利害無不詳覽如此　辛卯詔中大夫尚書左丞蒲宗孟守本官知汝州先是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之歎宗孟對曰人材半為司馬光以邪説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為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者未論别事只辭樞密副使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論古今人物

宗孟盛稱揚雄之賢上作色言揚雄劇秦美新不佳也罷朝安禮戲宗孟曰揚雄為公坐累　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中書舍人趙彦若等言六房公事乞據舍人員數分領以吏户禮兵刑工為次其年事班簿制勑庫房並通領從之　戊辰起居郎蔡京言舊修起居注官二員不分左右故月輪一員修纂今起居郎舍人分隸兩省所以備左右史官則左當書動右當書言乞自今起居郎舍人隨左右分記言動從之　冬十月癸酉朔

夏國主秉常遣使奉表復修職貢仍乞還所侵地長為外藩乃賜秉常詔其地界已令鄜延路移牒宥州施行歲賜候疆界了日依舊　詔封孟軻為鄒國公以吏部尚書曾孝寬言孟軻未加爵命故特封之　十一月丙午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始罷合祭天地還御宣德門大赦天下　甲寅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彦博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甲子元豐七年春正月辛酉責授黄州團練副使蘇軾

移汝州軾言汝州無田產乞居常州從之元豐中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言蘇軾有不臣意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遂薄其罪然上每憐之一日語執政曰國史大事朕意欲俾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曽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上復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州中書蔡確張璪受命明日改

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徙軾汝州有蘇軾黜居思咎閲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前此京師盛傳軾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蒲宗孟嗟惜故軾表有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之句也 二月庚午朔河北轉運使措置河北糴儲吳雍言見管人粮馬料總千一百七十六萬石奇羸相補可支六年河北十七州邊防大計倉廩充實雖因藉豐年實以吏能幹職同措置王子淵在職九年悉心

公家望考察成效以勸才吏詔賜子淵紫章服　三月丁巳大燕集英殿中皇子延安郡王初侍立于前宰臣王珪率百僚廷賀王年未當出閣上特令侍宴以見羣臣　壬戌詔太學外舍生周邦彦為試太學正邦彦獻汴都賦文采可取故擢之邦彦錢塘人　五月庚申詔中書舍人蔡卞往江寧府省視王安石疾病　辛酉白虹貫日　壬戌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軻配食文宣王設位于兖國公之次荀况揚雄韓愈以世次從

祀於二十一賢之間並封伯爵　六月禮部言歐陽修等編太常因革禮始自建隆訖於嘉祐為百卷嘉祐之後闕而不録熙寧以來禮文制作足以垂法萬世乞下太常委博士接續編纂以備討閲從之　戊子集禧觀使王安石請以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創禪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為額或云安石子雱處性險惡安石在政府凡所為不近人情者雱實使之既死安石嘗恍惚見雱荷鐵枷如重囚狀遂請以園屋為僧寺葢

以雩求救於佛也　秋七月癸丑分命輔臣祈晴　八月癸巳衢州言太子少保致仕趙抃卒贈太子少師謚清獻　冬十月乙亥給事中韓忠彦為禮部尚書忠彦入謝上諭曰先令公之勲朕所不敢忘卿復盡忠朝廷此未足以酬卿也　辛卯樞密院奏乞以自來御前批降指揮備載於冊以為樞密府龜鑑從之　十一月夏國主秉常遣謨箇咩迷乙遇齎表入貢　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

降詔奬諭賜銀絹衣帶范祖禹為秘書省正字並以修資治通鑑書成也上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悦漢紀遠矣初元豐五年將行官制謂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除光第四任提舉崇福宫詔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蓋將復用光也是歲秋宴上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馬光及吕公著為師保

蔡確知光必復用欲自託於光乃謂職方員外郎邢恕曰上以君實為資政殿學士異禮也君實好辭官確晚進不敢進書和叔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恕但與光之子康書致確語康以白光光笑而不答亦再辭而後受之

乙丑元豐八年春正月戊戌上不豫二月癸巳上疾甚王珪言去冬嘗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凡三奏上三顧微肯首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

聽政至于再三皇太后泣許先是蔡確疑上復用呂公著及司馬光則必奪已相乃與邢恕謀為固位計恕故與皇太后姪公繪公紀游恕密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冲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我家徑去已而恕反謂雍王顥有覬覦心與內殿承制致仕王棫共造誣謗是日入問疾退乃於樞密院南廳共議之王珪曰上自有子復何議翌日遂立皇太子確惇京恕邪謀遂不得逞其蹤迹

詭秘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語聞卒爲朝廷大禍其實本怨發之 三月甲午朔皇太后垂簾皇子立簾外珪等遂宣制立爲皇太子改名煦又詔應軍國事並皇太后權同處分候康復日依舊戊戌上崩于福寧殿宰臣王珪讀遺制哲宗皇帝立

史臣曰上聰明英睿天性孝友事兩宫竭誠盡力親愛二弟無纖毫之間終上之世乃出居外第聖學高遠言必據經深造道德之藴而詳於度數禁中觀書或至夜分在東宫素聞王安石有重名熙寧初擢輔政虛已以聽之安石更定法令中外爭言不便上亦疑之而安石堅持之不肯變其後天下終以爲不便

上亦不專信任安石不自得求引去遂八年不復召然恩顧不衰司馬光吕公著雖論議終不合而極口稱其賢勵精求治如恐不及總攬萬機小大必親御殿決事或日昃不暇食侍臣有以為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也將定官制獨處閤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每當用兵或終夜不寢邊奏絡繹手札處畫號令諸將丁寧詳密授以成算故千里外上自節制機神鑒察無所遁情如李憲張誠一輩雖甚親用然未嘗一日弛其御策無不畏上之威明而莫敢肆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積粟塞上數千萬石多儲兵器以待及永樂陷沒知用兵之難於是亦息意征伐矣謙冲退

謹去華務實終身不受尊號此誠帝王之盛德也

初司馬光不敢赴闕會神宗崩聞孫固韓維皆集闕

下時程顥在洛亦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爭擁光馬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遂徑歸洛

講義曰所貴乎大臣者非以其有過天下之材智也必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變舊法之易者以其虛名實行足以取信於人司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為宰相也

然安石其權臣溫公其重臣歟

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所當先者光乃上疏曰近年以來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

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陛下以聽政之暇畧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　夏四月詔開封府界京東路養馬指揮並罷又詔京東京西路保甲養馬法元定年限極寛民間易以應辦而有司不務循守期限迫急遂致搔擾先帝已嘗降手詔詰責約束至今猶不能奉行其兩路保馬宜令並依元降年限收

買其剩買過數目並充以次年分之數其後詔京東京西路保馬等級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其格不應支配即還民户變易納所給價錢　又詔在京并京西及泗州所買物貨等場並罷　中書省言內外人户見欠市易錢物當議減放詔大姓户放七分小姓户全放
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兼侍讀公著時知揚州召用遵先帝意也　資政殿學士司馬光知陳州　辛巳職方員外郎邢恕為右司員外郎恕雅善司馬光及呂公

著蔡確度光及公著必復用遂深交怨意欲因怨以結二人也然怨傾險乃更與確陰謀謂確有定策功於是驟遷都司　司馬光上疏曰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曽進歷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今皇帝

陛下新承大統猥蒙訪落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臣近曾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　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兩丁之家止有病丁并田不及二十畝者聽自陳提舉司審驗與放免詔可　司馬光上疏曰先帝勵精求治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不足以仰副聖志自謂古今之人皆莫已如多以已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為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縉紳士大夫

望風承流競獻策畫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僥倖輕動干戈深入敵境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議置保甲戶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錢以供軍須非先帝之本志也先帝升遐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既而聞有旨罷脩城役夫撤詗邏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為煩擾者罷物貨等場及民所養戶馬又

寛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逺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　五月詔曰葢聞為治之要納諫為先凡内外之臣有能以正論啓沃者豈特受之而已固且不愛髙爵重禄以奬其忠若乃隂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衒惑流俗

之情以干取虛譽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　詔新知陳州司馬光過闕入見先是光上疏言諫爭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令依保馬元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博士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短氣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於是令光過闕入見　戊戌

詔汝州安置蘇軾復朝奉郎知登州　已亥詔呂公著乘傳赴闕程顥爲宗正寺丞　丙午酉時地震即止詔府界三路弓兵並依保甲未行以前復置　庚戌守尚書左僕射王珪卒珪自輔政至宰相凡十六年守成而已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又云領聖旨既退諭稟者云已得聖旨故也　丙辰正奏名進士劉逵等五百七十五人特奏名八百四十七人並釋褐武舉進士三十九人並賜袍笏銀帶　戊

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韓縝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資政殿學士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初光以知陳州過闕未入對上疏乞下詔廣開言路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言茍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

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摇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以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乞删去中間一節使天下之人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掌矣未幾果别下詔令實書其事自上新即位至無復忌憚三十一字並去之光既除門

下侍郎又以劄子辭免并請更改新法於是太皇太后遣中使賜手詔諭令供職光乃受命　六月丙寅罷府界三路保甲不許投軍及充弓箭手指揮　詔賜楚州孝子徐積絹三十疋米三十石　丙子資政殿學士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降手詔勞問維奏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可見矣大凡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勞困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

民為本則人富矣常以愛人為本則人樂矣役事之有妨農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則鬱塞通矣又奏臣嘗具奏陳陛下深察盜賊所起之原罷非業之令寛訓練之程蓋為保甲保馬發也臣非謂國馬遂可不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民兵遂可不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　丁丑承議郎新除宗正寺丞程顥卒顥嘗論熙寧初張戩爭新法不可行遂以語觸王安石因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

不能以誠感上心遂成今日之禍吾黨當與安石分其罪也顥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文彦博采衆議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云

呂中曰道之不明天實悶之篤生賢哲姿稟特異元氣之會渾然天成天意固有所屬矣居洛十年充養備至人見其詞氣肅然不敢即也而和氣充浹見面盎背遽色厲辭無有也人見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截乎規矩準繩不敢慢也局度清越世故若將浼焉而克勤小物雖鄙賤猥瑣弗憚也立言洒落近而易知扣之則無窮出之則愈新也人隨其所見者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積于中固純乎而弗雜也嘗究極先生所以用力之地謂心不可以一事留學不可以一善止有適有莫戒非其天地之全容氣

未消防其為義理之勝去新學之支離非釋氏之不
相聯屬忌學者先立標準斥記誦者之玩物喪志遊
其門者如羣飲于洛各充其量故得先生之教者如
顯道之誠篤公掞之端厚得先生之和者如淳夫之
安恬中立之簡易隨其所得固已自足名世矣元祐
羣賢悉起散地先生獨有憂色使之叶濟於朝以施
調一之功安有紹
聖報復之禍哉

奉議郎知定州安喜縣事王巖叟為監察御史　癸
未呂公著入見太皇太后遣中使賜食公著上奏十事
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脩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
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皆隨

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為繁辭以便觀覽是日同上奏曰先帝新定官制設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之官其員數甚備伏乞申敕輔弼選忠厚骨鯁之臣正直敢言之士徧置左右使掌諫諍又御史之官號為天子耳目而比年以來專舉六察故事廢國家治亂之大計察官司簿領之過也伏乞盡罷察案只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詔諫官御史並須直言無諱規主上之過失舉時政之紕繆指羣臣之姦黨陳下民之疾苦　丁亥詔曰古之

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敷讜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得以上聞利澤得以下究應中外臣寮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朕將親覽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司馬光凡三奏乞改前詔於是始用其言也　呂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諭公著曰覽卿所奏深有開益當此拯民疾苦更張何者為先庚寅公著復上奏曰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羣臣有論其非便者指以為沮壞法度必加廢斥是以青苗

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衆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少取寛剩之數度其差雇所宜無令下户虚有輸納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隙教習仍只委本路監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害民則衆庶稍得安業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繆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

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過多彼方之
民殆不聊生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
宜先革者也陛下必欲更修度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
及民莫若任人為急是日又同上奏孫覺方正有學識
可以充諫議大夫范純仁剛勁有風力可以充諫議大
夫或戶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劉
摯資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轍王巖叟並有才氣可充
諫官或言事御史太皇太后封公著劄子付司馬光詳

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以聞光奏么著所陳與臣言者正相符合惟有保甲一事朝廷旣知其為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一切廢罷更安用教習　光又言陛下推心於臣俾擇多士竊見劉摯公忠剛正趙彥若博學有父風傅堯俞清立安恬范純仁臨事明敏唐淑問行已有恥范祖禹温良端厚此六人者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　知慶州范純仁言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局民兵刑

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寄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帥與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伏望陛下特下明詔各使條陳本職限一月内聞奏亦可因其所陳畧知其人之才識然後審擇而行之　秋七月甲午詔諸鎮寨市易抵當並罷　丁酉請大行皇帝尊謚于天天錫之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曰神宗詔恭依　戊戌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公著言國朝之制每便殿奏事止是中書樞密院兩班昨來先帝修定官制中書省門下

省尚書省各為一班雖有三省同上進呈者葢亦鮮矣執政之臣皆是朝廷遴選正當一心同力集衆人之智以輔惟新之政遂詔應三省合取旨事及臺諫章奏並進呈施行　詔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仍依義勇舊法每歲農隙赴縣教閱一月　門下侍郎司馬光乞盡罷諸處保甲保正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勾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騏驥院蔡確等執奏不

行詔保甲依樞密院今月六日指揮保馬别議立法

司馬光言臣伏見臣僚民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奏狀必多乞降付三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黄紙簽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從之　八月丙子月有食之既　癸未諫議大夫孫覺言乞依天禧元年手詔言事左右諫議大夫左右補闕拾遺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

事狀而薦言之詔依此申明行下　詔府界新置馬牧監并提舉經度制置牧馬司並罷　司馬光言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狀王嵓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蠶婦治繭績麻紡緯其勤極矣農蠶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竊聞太宗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賜帛遺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

故也真宗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自幼聞之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為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敕至今稱為精當自非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　九月己酉劉摯為侍御史摯言伏見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侍御史兩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欲望聖慈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其

所領察案自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輔聖政　朝奉郎蘇軾為禮部郎中　戊午監察御史王巖叟上疏曰今民之大害不過三五事而已如青苗實困民之本須盡罷之而近日指揮但令斂散不立額而已役錢須如舊來復行差法而近日指揮但令減寬剩而已保甲之害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止令冬教然尚存官司此皆姦邪遂非飾過將至深之弊畧吝示更張以應副陛下聖意而已貼黄稱如執論

者以青苗免役遽罷之恐國用不足則乞陛下問以治平嘉祐之前國用何以不闕願令講究而行之　冬十月己巳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民間保馬宜早罷見行法有不便於民者改之　癸酉詔倣六典置諫官其具所置員以聞從劉摯之言也　丁丑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員以聞初中旨除范純仁為左諫議大夫唐淑問為左司諫朱光廷為左正言蘇轍為右司諫范祖禹為右正言令三省樞密院

同進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章惇曰故事諫官皆令兩制以上奏舉然後執政進擬今除目從中出臣不知陛下從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輕啓太皇太后曰皆大臣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薦由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親嫌為言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為臺諫官者皆徙他官今當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

可以臣故妨賢者進臣寧避位惇曰縝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一他日有姦臣執政援此為例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兩制以上各得奏舉故有是詔淑問光廷轍除命皆如故純仁改為天章閣待制祖禹為著作佐郎

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始用呂公著及劉摯之言也　詔罷義倉其已納數遇歉歲以充賑濟　侍御史劉摯言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宜稍復祖宗故事於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

臣寮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稍高練達民情識治體近中道之人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寬弛肅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　癸未趙彦若兼侍讀傅堯俞兼侍講先是侍御史劉摯言皇帝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正事是接伏見兼侍講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欲望於内外兩制以上官内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於是佃卞皆罷而彦若堯俞有是命

乙酉葬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于永裕陵　詔罷能方田　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　王巖叟言風聞章惇於簾前問陛下御批除諫官事曲折再三語涉輕侮外庭傳聞衆所共憤惇又謂陛下何從而知是不欲威權在人主端良入朝廷侵官犯分慢上瀆尊國有常憲乞行顯黜　劉摯言神宗皇帝靈駕進發准敕前一日五使三省執政官宿于兩省竊聞宰臣蔡確獨不曽入宿慢廢典禮有不

恭之心　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靈駕發引輒先馳去數十里之遠以自便安為臣不恭莫大於此又言章惇欺罔肆辯𨷖績挾邪冒寵章數上其言甚切　十一月癸巳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於是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為諸路轉運使模範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監鐵冶又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

悅　丁巳鄉貢進士程頤為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以司馬光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薦其學行故有是命　劉摯言章惇性資佻薄素無行檢伏請罷惇政事王巖叟言昨來初議垂簾儀制之日章惇嘗對衆肆言曰待與些禮數臣子聞之莫不一意共怒伏以太皇太后先皇帝之母陛下之祖母垂簾聽政又先帝之遺制國朝以來自有故事豈以私意輒可重輕乞付有司治正惇罪　十二月詔今月十五日開講筵講

論讀寶訓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講讀仍輪一員宿直初講及更旬宰相執政並赴　罷太學保任同罪法　又罷栽桑法蠲民所欠罰錢　丙寅劉摯言宰臣蔡確山陵使回必須引咎自劾而確不顧廉隅恐失爵位無故自留伏望早發睿斷罷確政事以明國憲　先是王巖叟言臣伏覩陛下變保甲月教之法為冬教人人始得安業又言乞依義勇舊法免冬教於是詔府界三路保甲第五等兩丁之家免冬教　甲戌天章閣待

制兼侍講范純仁中書舍人王震並爲給事中監察御史王巖叟言給事中處門下當封駁非他職比凡政令之乖宜除授之失當諫官所未論御史所未言皆先得以疏駁而封還之其於扼天下之要以厲至公而嚴朝廷莫先此者按震出使無廉介之譽立朝無端亮之稱封駁之任非震所當處尋命震出守　劉摯言蔡確無大臣進退之節與章惇固結朋黨自陛下進用司馬光呂公著以來意不以爲便令中外以謂確與惇不罷則

善良無由自立天下終不得被仁厚之澤　丙子左正言朱光庭奏竊見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送終殊不盡恭章惇素來輕易多言不以朝廷生民為慮韓縝內行不修宜令解機任而善去司馬光宜更進之宰輔以盡猷為范純仁公忠正直願進之宰輔俾與司馬光協濟庶務韓維天下之賢才宜置之宥密退三姦於外以清百辟進三賢於內以賛萬幾太平之風自兹始矣

戊寅侍御史劉摯言蔡確自京官不十年至輔弼特以

累治大獄鍛鍊誣陷緣此以進身是以任風憲則專以護持苗役法令為公論居廟堂則專以聚利生靈膏血為相業排斥忠良引置黨類與章惇張璪為黨疑言路或有文字訪聞逐之各令親信於内臣中出入探伺訪求虚實起居舍人邢恕權發遣隨州恕嘗教高公繪上書乞尊禮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繪問曰汝不識字誰為汝作此書公繪以恕藁進既罷恕新命又絀之

宋史全文卷十二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三上中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敫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三上

宋哲宗一

丙寅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　戶部言准敕府界諸路着長壯丁之役欲乞應府界諸路自來有輪差及輪募役人去處並乞依元役法如有合增損事件亦依役法增損條施行從之　甲辰監察御史王巖叟奏自冬不雪今涉春矣旱暵為災變異甚大陛下於天下

之大害朝中之大姦已悟而復疑將斷而又止也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隂困生民莫如茶塩之法流毒數路朝中之大姦莫如蔡確之隂邪險刻章惇之讒賊狠戾陛下反容而留之此天意之所以未開也

集賢校理黄廉為户部郎中廉提舉河東路保甲凡六年雖在團教場未嘗易儒服故比陜西河北獨不賜戰袍元豐它路保甲擁兵入縣鎮賊殺官吏獨河東保甲不為犬吠之盗司馬光間居往來陜洛間聞河東民

言甚美因熟問治狀呂公著亦言河東軍興邊民德廉甚厚故有是除　辛亥以時雨稍愆今月二十四日太皇太后躬詣中太一宮集禧觀祈禱　朱光庭言蔡確章惇韓縝不恭不忠不耻議論政事之際章惇則明目張膽肆為辯說力行醜詆以害政事蔡確則外示不校中實同欲陽為尊賢陰為助邪韓縝則每當議論亦不扶正唯務拱默為自安計　癸丑太皇太后駕出祈雨丙辰上幸大相國寺祈雨　侍御史劉摯言臣累彈奏

宰臣蔡確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指揮今再論安危所繫之大體伏自聖明臨御之始首起司馬光使之執政光以至誠直道獨行孤立廟堂同列畧無誠心助光為善者不惟不助而又有忌恥嫉害之心夫嫉光者乃所以害政利于已也陛下雖有仁惠之政為確等所艱難而不得純被于民下則士大夫雖有忠義之節為確等所脇制而不得自竭于君今光病羸已甚萬一不能支持則陛下之仁政遂不立矣生民之疾苦遂不復蘇矣

戶部言相度河北塩法所言乞廢罷見行新法復行舊法通商從之　司馬光以疾謁告凡十有三旬不能出然奏疏相屬移書三省曰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恊力與贊成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願諸公堅執此格始為有益也國家所賴為根

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恤也又手書與呂公著曰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謹嘿太過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勉旃勉旃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二月辛酉詔大名府自經水災民田多渰浸耕種未得人戶艱食可委安撫使韓絳詢訪賑濟

大事記曰此祖宗以仁立國之意暫息於熈寧而復續於元祐也使元豐紹聖相傳襲中間無元祐數年

之澤則靖康之禍豈止如今日之所歎哉

乙丑命宰臣蔡確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以鄧溫伯陸佃並為修撰官林希曾肇並為檢討官　先是司馬光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舊日上戶充役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今則年年出錢錢數多於往日陪備者此其害一也舊日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此其害二也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則曲法受贓主官物則侵欺盜用事發則挈

家亡去此其害三也農民所有不過穀帛與力今曰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則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寛剩希求進用此其害五也為今之計莫若降勑應免役錢並罷其諸色役錢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定差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鄉有破家産者朝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若猶以為衙前戸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戸僧道寺觀單丁女戸有屋業者並

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行支給乙丑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奏初議役法蔡確言此大事也當與樞密院共之故三省樞密院同進呈　丙寅劉摯彈奏蔡確章惇章十餘上　丁夘詔內外待詔大中大夫以上各舉曾歷一任已上聰明公正所至有名堪充監司者二人若到官之後才識昏愚職業隳廢薦才按罪喜怒任情并舉者加懲責　韓維言范鎮往在仁宗朝嘗為諫官率先羣臣首唱大義擇

宗室之賢預建儲副以安國本凡上章者十九貽執政書者二獻大合祭賦者一所言忠切至忘其身自此大臣始繼有論奏英宗皇帝遂自藩邸入繼大統先帝追録忠言如文彥博富弼皆身被褒寵賞延其嗣劉沆王堯臣雖已歿猶推恩官其子而恩賞獨不及鎮伏望聖慈察鎮先識首議有勞宗社特降明詔褒顯厥功使天下知朝廷之行信賞雖久而不廢人臣之抱忠計雖隱而必録足使為善者勸上助風化司馬光以病在告亦

移書三省趣同列進呈維疏優與推恩已已以光禄大夫致仕范鎮為端明殿學士致仕仍以鎮子平西縣令百揆為宣德郎　二月辛未劉摯試御史中丞　詔起居舍人依舊制不分記言動　癸酉監察御史王岩叟為左司諫　右司諫蘇轍始供職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昔真宗奬用正人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

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即屏去故雖人主寛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惟有吕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

大敗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甲戌上御邇英閣侍讀韓維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輒違而過之且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　司馬光言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小有煩擾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備徐為改更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

講義曰仲淹之事所以行之而遽變者以章得象為相而仲淹為參政也司馬光所以能變新法於數月之頃者以光為左僕射而其權重也使天假之年得以盡行其志則豈有後日之禍哉

蘇轍言蔡確憸妄刻深韓縝識闇行汙章惇雖有應務之才難以獨任司馬光吕公著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逮心至若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筲之人願早賜罷免別擇大臣負天下之重望有過人之高才者代之先是知樞密院章惇言近奉旨與三省同進呈司馬光乞罷免役行差役事劄子臣曉夕反覆看詳方見其間甚多

疎略光初言上戸以差役為便以出免役錢為害至十七日劄子内却言彼免役錢雖於下戸困苦而上戸優便旬日之間兩入劄子而所言上戸利害正相反必是講求未得審實率爾而言以此推之措置變法之方必恐未能盡善惇又常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如役法熈寜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御史中丞劉摯言竊慮五日之内倉

猝難了乞特與展限作一月　右司諫蘇轍言竊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餘剩猶足支數年欲乞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内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　始司馬光奏乞復行差役舊法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兩縣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事實也

國是論曰司馬光在元祐改免役法蔡京知開封府即日改為差役光乃不疑其異而稱之楊畏改熙豐而從元祐呂大防喜其材蘇軾蘇轍亦不疑其害已而薦之卒之叛元祐者畏與京也安石欲人同已而能惡翻悔之人元祐諸賢鑒安石之失而反用翻悔之輩然則欲人同已之言未可專以責安石也持天下之衡者難矣哉

尚書左丞呂公著劄子勘會司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間不無疎略今章惇所上文字大率出於不平之氣專欲求勝望選差近臣三數人專切詳定聞奏是日詔司馬光建明役法尚慮其間未得盡備宜差

韓維吕大防孫永范純仁專切詳定以聞　初范純仁自慶州召入聞光議復行差役法純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蓋治道唯去太甚者耳又況法度乃有司之事所謂宰相當為天子搜求賢才布列庶位則法度雖有不便於民者亦無所患茍不得人則雖付以良法失先後施行之次亦足以為民病矣光弗聽純仁嘆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復折簡遺之曰此法但緩行而熟議則事不擾急行而疎略則擾今公寧欲擾民而且

將疎略之法使謬吏遽行則其擾民又在公意料之外以愚思之不類公之所舉今純仁畫計不改公之法而止欲先自京西推行使不擾一人而公法可成光亦弗聽也

呂中曰世率謂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荆公溫公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然差雇二役輕重相等利害相半非關於風土然也蓋嘗推原二法之故矣夫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為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吾職當為之事無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門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綱費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

樂於差之法矣至雇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闔門安坐可以為生生之計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寛剩之過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誅苟以寛剩之數散而不斂下户免需則樂於雇之説矣因其利而去其害則二法皆可行也然士夫進用於熈寧之時以雇為是進用於元祐之時以差為得公心不立隨聲是非可嘆也善乎史氏之言曰蘇范温公門下士以差役為便章惇蔡京公門下士以雇役為未盡雖賢否不同各不私所主若蔡京則賢如温公舉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信哉斯言

閏二月己丑朔王巖叟嘗入對極言蔡確陰邪巧佞祖宗遺戒不可用炎人兩漢以來仗節死義立功立事皆中原人上曰為是舊臣巖叟曰孰非舊臣上曰近日頗

旱對曰以聖德如此無致災變之理惟是執政間有此人所以致旱上曰待便行庚寅蔡確知陳州從所請也臺諫累有章疏論確朝廷訖不肯正其罪世以為恨云

司馬光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光方以疾再乞宮觀未報而有是命光固辭不許　詔已差官詳定役法各遞與限兩月體訪的確利害聞奏　先是門下侍郎司馬光言天下錢穀皆總於三司自改官制以來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

財賦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無由量入為出欲乞令尚書兼領左右曹諸州錢穀金帛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如此則利權歸一是日詔尚書省立法　命宰臣司馬光提舉編修神宗皇帝實録　司馬光言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王安石欲力就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皆得按察官吏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為之詔

諸轉運使只置使一員副使或判官一員其諸路提舉官並罷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共差文臣兩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使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司管幹　丁酉王巖叟入對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則奸人有以迎意進說又奏乞察賢不賢去留不可緩賢者亦留不賢者亦留賢者耻而不樂為用上曰何如得民一歸厚巖叟曰示以厚則民歸厚示之一則民歸一顧在上者何如耳又奏聖人不以無過為

美而以改過為美不以無諫為美而以從諫為美又奏兩宮垂簾杜絶内降太皇太后曰這箇則極是决然不到得不消憂也　劉摯言保甲罷團教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於轉習今之保甲衣必華細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粗糲之習矣羣衆而笑喧奮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魯勞苦之習矣臣愚以為宜有法以斂制之若保甲之技藝强弱高下州縣皆有等籍今按取優等之人取其情願剌以為本州禁

軍自餘中下藝等亦召願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為弓手手力耆戸長之役　蘇轍言願於元豐庫或内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為社稷消患於未萌河北之民喜為剽刼近歲創為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為盗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

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　劉摯言知樞密院

章惇素無才行近者差役乃是三省樞密院同共進呈

惇果有所見當於是時敷陳講畫今待敕命宣布方始

退而横議惇非不知此法之是與非也蓋寧負朝廷而

不忍負安石欲存面目以見安石而已　甲辰劉摯言

臣伏見戶部尚書曾布在熈寧初王安石託以腹心故

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造於布之手臣時為御史

嘗以此告之于先皇帝曰大臣誤朝廷而大臣所用者

誤大臣蓋指布輩也　朱光庭奏今日廟堂之上司馬光未出只有呂公著一人忠樸可倚其餘皆姧邪伏望聖慈早進范純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政

程頤為校書郎先是王巖叟言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方欲用顥而顥卒陛下復起頤而用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

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顧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　詔英州編管人鄭俠特放逐便仍除落罪名尚書吏部先次注舊官與合入差遣從監察御史孫升左司諫蘇轍所奏也　辛亥詔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惇宜解機務可守本官知汝州與放謝其制辭曰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言者既數劾惇惇居位如故及惇與同列於簾前爭論喧悖有它日安能奉陪喫

劒之語太皇太后怒其無禮乃黜之　王巖叟嘗入對言治天下之道無他事只在合人心而已上曰會得巖叟曰既荷陛下聽納臣等不敢不極盡忠慮惟在陛下久而不厭常賜收採上曰甚善　乙卯同知樞密院事安燾知樞密院試吏部尚書兼侍講范純仁同知樞密院　權給事中王巖叟言伏覩畫黄除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試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者臣謹按燾資材闒茸器識暗昧立朝以來無一長為人所稱

壽之不才舊位且非所據況可冠洪樞顓兵柄所有晝
黄謹繳連封進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為别敕行下巖
叟又言臣兩次論駁除安壽竊聞已有指揮門下省更
不送給事中書讀令疾速施行臣位可奪也而守官之
志不可奪也身可忘也而愛君之心不可忘也陛下既
重改成命必欲施行則願指揮别差官權給事中以全
孤臣之守蘇轍言安壽自同知樞密院除知院度越四
人直出其上不知陛下何以取之而遽至此孫覺言安

壽材能不為士大夫所稱臣以為巖叟封還稍為舉職劉摯奏壽備位執政以來未聞有一善見稱於人亦不聞有一言少補於國又同孫升奏伏聞除安壽事因給事中兩次封駁特降指揮更不送本官書讀直下吏部施行朝廷命令之出必由門下書讀省審而後行所以審重防察示至公於天下也今陛下除一大臣因其封駁不當遂廢給事中職業不合書讀則是命大臣而以私矣私門一開將何以振肅公道維持紀綱乎　丙辰

左司諫王巖叟右正言朱光庭進對太皇太后曰知卿等公正朝廷有闕失一一言來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垂簾官家又年小不比神宗時若非臺諫公正忠孝及執政得人一耳目何由得盡天下事卿駁安燾甚當但以顧託不欲盡去又曰神宗時執政若一一進言安得有今日天下許多事又曰知人為難堯舜猶病之又曰民間已蘇息未愛民當如赤子　丁巳安燾辭免新命不允敕黄付巖叟書讀巖叟又封還　詔應内外見監

理市易官錢許以納過息罰錢充折如已納及官本即便與放免并坊場淨利錢亦依此或正身并保人孤貧者權住催理及今日已前積欠免役錢與減放一半餘分限三年隨夏稅帶納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有成邪正雜處於朝則政體不能純一太皇太后保佑聖嗣安養生民召用一二舊老與之裁正法度緝正紀綱然大臣之異議者則不能盡誠竭力以稱太皇太后之意推原其情蓋有三說一曰先帝

之法豈可遽改二曰國家用度至廣非取於民何以足三曰司馬光老且病將不能終其事當熈寧元豐之際小人之黨棊布於天下爭利者爭斂財急功者爭用兵結民怨起邊禍皆非先帝之本意乃大臣無所補報而有以成之　三月己未左司諫王巖叟言陛下用范純仁雖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賞賢也一進安燾則諫官御史交章論奏蓋非公望所與也今進一非才於極髙之位輕朝廷名器一當論也告命不由門下書讀而行

之損朝廷紀綱二當論也　庚申劉摯言安燾范純仁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陛下何故自隳典憲　庚申詳定役法所言乞下諸路除衙前外諸色役人只依見用人數定差官户僧道寺觀單丁女户出錢助役指揮勿行從之　司馬光言伏覩朝廷改科場制度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文學為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為先辭采為後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

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今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者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為諸家孟子止為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光以奏藳示范純仁純仁荅光曰孟子恐不可輕猶黜六經之春秋純仁更有一說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涖衆之義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更俟衆賢議之如此則逸而易

成有害亦可改而責議者矣光欣納之　戊辰蘇轍言
陛下用司馬光為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
望賢愚同敬至於韓縝以層沽之行使與光同列以臣
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
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去歲遼使入朝見縝在位使副相
顧反脣微笑縝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北
遼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為相遼以闢國七百
里而相用正而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縝臣愚所未

喻也　庚午吏部侍郎李常為户部尚書常文士少吏幹或疑其不勝任以問司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貪吏望風掊刻之患庶幾少息　中書舍人胡宗愈為給事中為起居舍人蘇軾免試為中書舍人　軍器監丞王得君添差監亳州永城縣倉先是得君上書言應臣僚上章與議改法但許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内出手詔曰予方開廣言路得君意欲杜塞人言無狀若此可罷職與外任監當　司

馬光言今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合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録伏望看詳送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令繕寫上進候讀祖宗寶訓了日乞取此書進讀從之　三月壬申詔安燾堅辭知樞密院事特依所乞依舊同知樞密院事　劉摯呂陶進對太皇太后宣諭曰近除胡宗愈蘇軾如何摯等對甚合公議又曰盡是此中自除兼蘇軾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滯又曰每執政來常説與凡差除須是公正外人自

無言語　禮部尚書韓忠彦等言今參詳如有祥瑞邊
捷宰臣已下紫宸殿稱賀　詔劉摯王覿刑部郎中杜
紘將元豐敕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摯言法者天下之
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
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失也
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惟
聖為能變通之　己卯司馬光言聖旨問臣程頤上殿
當除以何官職臣竊惟崇政殿說書足為超擢辛巳程

頤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頤進劄子三封一曰皇帝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朝廷遴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其二曰三代必有師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祗應宮人内臣並選年四十五以

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擇内臣十人充
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
其三曰竊見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
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為
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
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劉摯言布衣程頤之
遜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孔子曰如有所譽者
其有所試矣今有譽而不試每辭而加進臣於是知頤

之不敢受也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乞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禄養其親又使受之有義廉恥不立於天下也久矣今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當於義則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隅為事豈不重哉頤卒留經筵摯所言不用頤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言多諷諫頤聞帝宮中盥而避蟻因講畢請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稱善　孫覺言韓縝不可用為相臣所聞所見者凡十有二實封而上進者八九

登殿而口陳者再而臣所言猶未效王巖叟言韓縝無
天下之望夏四月己丑右僕射韓縝爲光禄大夫觀文
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内批縝自以爲不才恐妨賢路故
乞出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縝得進退之體故有遷官之
異宜於制詞中聲說此意矜功要名蓋指蔡確章惇也
詔賜守太師致仕文彦博肩輿赴闕令河南津置行
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辭以疾乞召用彦博及將
罷韓縝太皇大后以御劄付光欲除彦博太師兼侍中

行右僕射事光奏彦博官為太師年八十一臣比彦博
乃是後進而位居其上非所以正大倫也不聽　王巖
叟奏乞罷三舍法蘇轍言禮部欲復詩賦司馬光乞以
九經取士二議並未施行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
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不專
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然後徐議未為晚也從之御史
上官均言請令學者各占三經雜以論語孟子不必專
用新義試策以二一問歷代一訪時務後詩賦與經義

訖參用云　司馬光乞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一體量鄉村人户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濟將來夏秋成熟令隨税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並不流移者優與酬奬其全不用心賑貸致户口多有流移者取勘聞奏三省進呈依奏　癸巳荆國公王安石卒司馬光手書與吕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

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㡭前力主張更仝仗晦叔也　三省言尚書六曹職事閒劇不等今欲減定以主客兼膳部職方兼庫部都官兼司門屯田兼虞部定為三十五員從之丑月丁巳朔呂公著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故為長者得以專决同列難盡爭也光嘗懇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

著旣秉政乃日聚都堂遂為故事　河東節度使守大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文彦博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詔令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如遇有軍國機要事即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決　韓維守門下侍郎　蘇轍言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享天地從祀百神自後或用鄭氏説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説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

典禮　丁卯劉摯言學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欲望罷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戊辰詔孫覺顧臨程頤同國子監長貳看詳修立國子監太學條制　乙亥官司諫蘇轍言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為心腹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扼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

期致死地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先是劉摯言王安石以道義文學起而輔政先帝舉天下聽之呂誨獨以為不然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誨坐是貶官于外後安石變亂祖宗法度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皆

如誨言欲望哀其志節特賜襃贈呂大防范純仁言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譴死外藩今其家貧甚諸子仕於常調詔誨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　六月劉摯言呂惠卿公違詔敕擅出師旅其罪不可以不治王巖叟言陛下登極赦書不得侵擾外界呂惠卿兩次擅發兵入西界不可不誅也蘇轍言中外士大夫見惠卿獨得不誅皆謂朝廷用法不平掇拾蜂蠆脫遺鯨鯢　詔自今科場程試毋得引用字說

從林旦言也　呂惠卿落職降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　韓川言市易之設雖曰平均物直不免貨交以取利又所收不補所費請結絶見在物貨盡日更不收買從之　王覿言先帝令常平錢斛存留一半遇斛米價貴減市價出糶收成時添市價收糴誠務在於平穀價郡縣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於為利故於青苗新令則競務力行於糶糴舊條則僅同虛設伏望朝廷罷散青苗錢行舊常平倉法以成先帝之素

志　丙午王巖叟朱光庭蘇轍王覿等言呂惠卿罪惡貴授分司南京竄以執鯨鯢於漏網稍正邦刑畜虎豹於近郊終貽後患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為分司官在於常人不為輕典乎蓋以堯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治也　戊申吏部尚書孫永等議神宗輔相之臣有若文忠富弼秉心直亮操術閎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為宜稱詔從之初議或欲以王安石或欲以吳充太常少卿

鮮于侁曰勲德第一惟富弼耳　辛亥吕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僉書公事從諫官王巖叟等四人所奏也蘇軾草制詞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

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焉
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
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
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已共為欺君喜則磨
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
交攻幾半天下奸贓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
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
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

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疑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甲寅詔曰先帝講求法度愛物仁民而搢紳之間不能推原本意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犴獄乆乃知弊此羣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敕正風俗修振紀綱蓋不得已况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

新同歸美俗始鄧綰責滁州言者未已太皇太后因欲
下詔慰存反側呂公著以為當然遂從之或謂公著曰
今除惡不盡將貽患它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
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乙卯崇政殿說書程頤上疏曰臣以為今日至大至
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周公作
立政之書舉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鮮一
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

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薫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思慮偏好生於内衆言辯口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

職獨臣不領别官近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一兼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閒爾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然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説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

能曉也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例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誠使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

講義曰人主之學非徒涉書史而已凡起居動作之間無非學也講學之地非徒曰經筵而已凡宫闈之

中九重之邃無非學也講學之人非徒曰師保而已凡侍御僕從綴衣趣馬無非正人而後可也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雖深居禁密之地而凛然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雖以天子之尊周旋講讀之間而視若嚴師父之臨乎其前此學之所以成也伊川經筵之說其古今聖賢之端本培根乎

秋七月丙辰朔尚書省言舊制中外學官並試補詔尚書侍郎左右司郎中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司業各舉二員宜罷試法　蘇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嘗白司馬光光不然之軾曰昔韓魏公剌

陜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不悅而罷　辛酉宰臣司馬光言知人之難聖賢所重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可為師表科二曰可備獻納科三曰可備將帥科四曰可備監司科五曰可備講讀科六曰可備顧問科七曰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科九曰善治財賦科十曰能斷請讞科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禄官自開府儀同三司

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内舉三人從之　乙丑夏國主秉常卒　左僕射司馬光等言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分付六曹謄印符下諸司及諸路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簽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非六曹所能專决者聽諳僕射左右丞咨白

或申都省或上殿取旨若本曹顯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上官均亦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從之

是月劉摯言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詔改復差法而法至今不能成朝廷患常平之敝並用舊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為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事大事也而反覆二三尚何以使天下信之且改之易之誠是

耶君子猶以為反令況改易而未必是徒以暴過舉於天下則曷若謹之於始乎　辛卯司馬光劄子勘會青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今欲只令州縣依舊法趂時糶糴其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之息盡除放只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隨稅送納詔從之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時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皆不報光尋具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者蘇軾又繳奏乞

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朝於簾前爭曰不可是何奸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錢遂罷不復散太皇太后諭輔臣曰臺諫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當司馬光言朝廷近詔臣僚舉可任監司者既令各舉所知必且試用待其不職然後罷黜亦可并坐舉者呂公著曰舉官雖是委人亦須執政審察人材光曰自來執政只於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韓維曰光所言非是豈可直信舉者之言今不先審察待其不

職而罰之甚失義理公著曰近來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資格光又曰資格豈可少維又曰資格但可施於敘遷若升擢人材豈可拘資格　司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謁告自是不復入朝　八月已亥王巖叟朱光庭入對延和殿巖叟進劄子論及人材之難上曰只為難得全者有材者無德有德者無材對以為執政大臣須當用材德兼備者自餘各隨合用處用之若當局務之任則用材可也若當獻納論思之地須用德方可廉下甚

然之　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程頤兼權判登聞鼓院頤再辭之詔不帶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其請俸依職事官例支見錢頤在講筵嘗質錢使或疑祿薄問知乃自供職後不曾請俸尋詰戶部戶部索前任歷子頤言頤起草萊無前任歷子其意以為朝廷待士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即令戶部自為出歷子

蘇轍言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今之自文職入流者凡

四進士補蔭與夫納粟得官百司胥吏是也計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吏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武舉又進士科所謂特奏名者凡五例其最濫者但曾一次預薦僅及三十年即該推恩臣以為有可罷者納粟得官是也有可以裁抑者特奏名資蔭胥吏是也

九月丙辰朔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光為政踰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狥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賔客見其體羸䚕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

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

吕中曰天將祿人之國必先祚其君子天將以元豐為元祐則使司馬光獲相於初元天將使元祐為紹聖則不使司馬光憖遺於數歳當是時新法已多變矣然君子未盡用也小人未盡去也公薨於今日而黨議已兆於明日使光尚在則君子尚有所立必無朋黨之禍必無報復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亂之所係也

太皇太后聞其喪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明堂禮畢皆臨奠贈太師溫國公謚曰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遼

中者遼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之民皆罷市往弔畫其像刻印鬻之時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蓋數萬人哭之如哭其私親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君子謂軾知言軾嘗載光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耳始光當國悉改熙寧元豐舊事或謂光曰舊臣章惇惠卿輩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

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君子謂光之勇孟軻不如若曰當參用熙豐舊臣共變其法以絶異時之禍實光所不取也

大事記曰變熙寧之法者乃神宗末年之悔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司馬光謂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改若安石惠卿等所建非先帝意者改之當如拯焚救溺此正孔子三年無改於道之本旨也然謂太皇以母改子則它日章蔡之徒必以子不可改父之説進者此紹述之論所由起也當時呂公著之言曰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俱非朝廷本意當一切罷去則是當變之法皆出於神宗末年之意推此意而行之則無紹述

之慮矣呂公著又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少取寬剩之數則無下戶虛納之患保甲之法只令農隙教習則不至有妨農之患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此以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推此意而行之則無反覆之慮矣故曰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盡去而熙豐之法則不可以盡變去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急而變熙豐之法則不容以太急青苗均輸所可罷而雇役之法未可以遽罷也保馬戶馬所可罷而保甲之法未可以遽罷也新經字法可廢而取經義先論策之意不可廢也然司馬光之變法如拯焚救溺四患未除死不瞑目至於言朋黨之禍則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又司馬光至誠至公之心質之天地而無媿也後世聞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己未薦享景靈宮辛酉大享明堂　丁卯蘇軾為翰林

學士鮮于侁為左諫議大夫梁燾為右諫議大夫蘇轍為起居郎王巖叟為侍御史朱光庭為左司諫王覿為右司諫　詔諸路坊郭第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戸寺觀第三等以上舊納免役錢並與減放五分餘並全放仍自元祐二年為始　傅堯俞言資助役人臣未敢詳定如以差法為非自可復為雇法不須無事徒此紛紛

已卯中書侍郎張璪為光禄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臺諫章交上凡十數璪乃請外竟從優禮罷去　孫升

奏祖宗之用人如趙普王旦韓琦此三人者文章學問不見於世然觀其德業器識功烈行治近世輔相未有其比而王安石為一代文宗進居大任趍近利無遠識施設之方一出於私智由是言之則輔佐經綸之業不在乎文章學問也願陛下選任左右輔弼必先乎德業器識無取乎文學聲名貼黄言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今為翰林學士可謂極其任矣若或輔佐經綸則願陛下以王安石為戒　冬十月

丙辰鴻臚卿孔宗翰奏先臣孔子之後世襲封爵一人欲乞今後不使襲封之人更兼它職臣竊言孔子廟貌國家之所常奉欲釐定典禮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學以訓其子孫則朝廷崇儒尊道之意厚矣合襲封衍聖公專主祠事添助田百畝供祭祀賜書置教授一員改衍聖公為奉聖公及删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頒賜施行從之　乙巳賜范鎮詔曰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鷙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

也苟得黄髮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已降勑落致仕除兼侍讀詔書到日可發來赴闕　戊申宗正寺丞王鞏奏宗正寺條例皇帝玉牒十年一進修玉牒官並以學士典領玉牒自范鎮等一進之後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類譜自張方平慶歷年進書之後僅五十年並無成書請別立法宗正寺修纂寺書其玉牒官每二年一具草繳進如會問未足不得過進期兩季

類譜等亦二年一具草候及十年類聚修纂成書進呈從之　劉摯言太學條例獨可按據舊條考其乖戾太甚者删去之若乃髙闊以慕古新奇以變常非以無補而又有害欲望聖慈指揮罷修學制所止以其事責在學官正録以上將見行條制去留修定所貴因革不失其當摯言髙闊以慕古新奇以變常盖指程頥也頥所立條制輒為禮部疏駁頥亦自辨理然朝廷訖不行

十一月乙卯禮部言將來冬至節命婦賀坤成宫例改

戕為表從之程頤建言神宗喪未除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為慰不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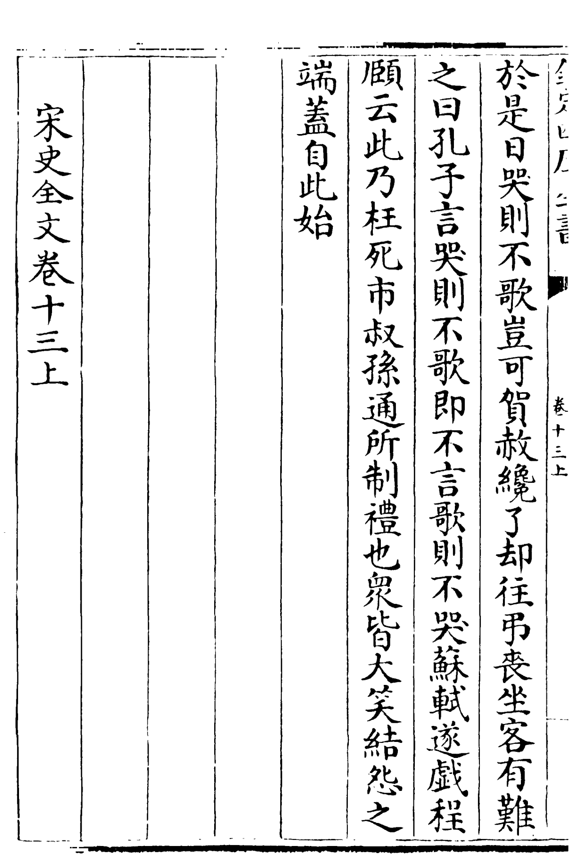
戊午劉摯為中大夫尚書右丞呂大防守中書侍郎傅堯俞為御史中丞仍兼侍讀　戊寅起居郎蘇轍起居舍人曾肇並為中書舍人肇仍充實録院修撰王巖叟言肇天資甚陋人望至卑早乘其兄布朋附王安石擅權用事朝廷美爵如取於家故肇因縁得竊館職素無吏能而擢領都司殊昧史材而委修實録巖叟凡八上

章皆不聽　范鎮提舉崇福宫以鎮力辭新命也朝廷起鎮葢欲授以門下侍郎鎮固不欲起又移書問其從孫祖禹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何用復出也　御史中丞傅堯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巖叟同入對上諭堯俞曰用卿作中丞不由執政以卿公正不避權貴如朝政闕失卿等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主張　三省奏立經義詞賦兩科下議從之　吕陶言保甲之法雖已更張猶有二

弊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陶請也　十二月庚子傅堯俞王巖叟同入對太皇太后問曰天下政事如何堯俞稱善又曰保甲保馬須是先罷其餘閒慢者且休嫌於更改太猛巖叟進曰若果是閒慢則可若於民有害則亦不可不改也應曰害民則須改巖叟進第一請廢葭蘆吴堡二寨劄子堯俞奏曰大率昨來新取者城寨皆可廢太皇太后曰此盡是向來小人欺朝廷做底待令

施行遂進第二言魯肇劄子上曰且安心言事待這裏主張巖叟進曰若言事省力則不在陛下主張祗緣有如此之難所以須賴人主主張耳　壬寅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云欲師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稱漢文寛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臣以謂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

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今來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反以媮刻為議論乞特奮睿斷正考試官之罪策題蘇軾文也詔特放罪軾聞而自辯詔追回放罪指揮傅堯俞王巖叟各上疏論軾呂陶言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荅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也今士大夫皆曰程頤與朱光庭友而親蘇軾常戲薄程頤光庭為程頤報怨也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程頤言曰子



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纔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蘇軾遂戲程頤云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

宋史全文卷十三上